

凌陳 嘉德

不記得哪一年出生，只知道我生肖屬「老鼠」，所以應該是民國十三年，河南省汝南縣官庄鎮人。童年時，因抗戰，日本人打到我家鄉，我被蔣宋美齡所派勇敢的婦女搶救出來，送入戰時兒童保育院。被編入小學六年級。初中讀了一年，自修跳級考取同濟大學附屬高中，畢業後進入同濟大學醫學院，讀到四年級，又因內亂，從上海逃難到臺灣，失學至今。

在臺灣結婚生子，成為家庭主婦，教養子女五人，她們亦皆大學畢業，成家立業。

未能完成學業，是我最大的遺憾，我不願意浪費時間，參加各種課程：寫作班、合唱團、素描……。

我喜歡學習，我不要再停止學習！



晚霞

一、多采多姿的退休生涯

數年前的一個黃昏，靜坐在海濱別墅的陽臺上。癡望向海，我腦海中的思潮，也隨這海浪的起伏，盪漾迴旋；往昔的回憶，目前的感慨，波波衝擊著我。情緒陷於低落的我，猛抬頭，黃昏的彩霞耀眼。夕陽的紅光，伸射到藍色白雲的天空，博大輝煌；晚霞的豔麗，使我陶醉，令我省悟，要珍惜要把握這美好時光，讓老年生活，也能發射出美麗的的光芒。

挺起胸膛，振奮起精神，抬起堅定的腳步，參加社會的活動。

首先我加入志工的行列，為社會服務。接觸到許多階層的愛心人士們，退休後願能

為社會再盡一份力量；令我驚羨並敬佩他們熱烈的愛心。

藉由歌唱聲樂班的參與，從發聲學起，激盪起快樂歌唱的慾望。為探尋歌唱的方法，圖書館音樂類的藏書，作為輔導；安靜豐盛的圖書館，是我經常享受音樂饗宴的教室，孜孜不倦的專心鑽研，豐富的音樂知識，給我多方指引，殷勤的學習，建立起信心，讓我在日日進步中。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雖已走入暮年的我，尚稱健康，用心勤學不懈怠，用堅強的毅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日日月月，終於給我獲得進階的成果。由此我感覺到，漸漸增強的記憶力，鬱煩的暮景心情已丟棄，踏進快樂群體生活，充滿了活力元素，像年輕人同樣享受愉快的學習。

續而激起加入多方面學習的興趣：古箏、電子琴、素描及健康食品的製作等，雖短期略知皮毛，也心滿意足。

現又勇於報名寫作入門班的教導，聆聽學養豐富資深的文學專家講解，真受益匪淺，尤其經汪老師詠黨的細心指導寫文章的要點，導正我學習寫作的正規方法與方向，使我萬分的敬佩，更慶幸能遇見這麼難覓的教師，像一道強烈的光芒，指引著在黑暗中摸索寫作路途的我。

暮年的我雖學淺才疏，心雄手拙，但相信堅定不休的努力學習，會尋求到晚霞的光輝呈現。

二、 嬰兒的奇蹟

◎家鄉的早晨集會

座落在華中大平原的河南省汝南縣官庄鎮，是我的家鄉，它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的大城寨，有三丈餘高磚砌的城牆與下接四丈餘深的人工護城河圍繞，設有東西南北四面城門樓，鐵製的城門，是把守進出城要道的關卡。

官庄鎮是隔日一次交易市集城寨，交易市場設在市鎮中心十字街頭及向四方延伸的大街道兩旁；市場裡除買賣農產物與日用品外，也有各類飲食、小吃、飲茶、玩耍等五花八門的消費攤位，是個熱鬧非凡的市集。

集會時間由清早的晨光稀微時開始，分兩場次：黎明前是買賣燃料的早市，次場是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商場。

趕早市的農民，在天色尚朦朧的早晨，挑著麥桿、高粱桿、木材及木炭等燃料到市集

來賣，必須在天亮前賣完，燃料市集清場，接續主要商場交易的市集，到中午稍後結束。

◎ 大難不死的嬰兒奇蹟

「哇哇……」嬰兒脆弱斷續的哭聲，由城牆下乾涸的護城河中傳到城門的大道上，劃破了黎明的靜寂，震驚著趕早進寨賣柴的農民，有善心的農民趕緊下河底抱上來至城門樓內，另多位農民跑去街上詢問，急詢得知是陳家昨夜丟棄的嬰兒，火速奔告；悲傷的父母親大為驚喜，一路不停的唸著「阿彌陀佛」的佛語，急急奔跑去城門抱回這個在半夜被誤認為死亡，而依當時習俗將夭折嬰兒丟棄護城河中的嬰兒，這死又復活的幸運嬰兒就是我。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仍是篤信佛教封建的農業社會。據說：被野狗吃掉的死嬰，會早早投胎。那乾涸的護城河河底，平日野狗聚集，是最好的丟棄場所。

僅數月小嬰兒的我，因患重病，久治不癒以為已失去小小生命，父母無奈丟放在有野狗出沒爭食的乾涸河床底。僥倖為黑夜的護佑，尚未被野狗發現，幸免於難，或許受寒夜冷露的刺激，被丟棄的嬰兒竟然甦醒哭了起來，又僥倖在拂曉微曦中，被趕早進城賣柴的農人及時救起，挽回了生命；大難不死，真是這嬰兒生命的奇蹟。

三、童年舊事

我是家中么女，和兄姊相差十幾歲，倍受全家的寵愛，童年完全浸浴在幸福的安樂窩裡。

緬懷不知愁滋味，朦朧茫茫的歡樂童年，如今再重溫數十年前的玩童歲月，仍似深深流水再度鮮活起來。

◎ 上學第一天看到同學挨打

我六歲那年九月秋季開學，我和兩個同齡鄰居玩伴，一同高興的入讀鎮上唯一的教會洋學堂。

第一天上課，就看到一位女同學挨打，老師拿一尺多長的戒尺木板，連續不停地打她的手心、手背、屁股，板子響聲和學生的哀叫聲，嚇得我三個孩童膽戰心驚，蜷縮在書桌後發抖；看到上學這麼可怕，放學回家的路上，三人一致的決議：「絕不再上學了！」

◎ 拒絕上學的處置——裹小腳

「不去上學」！母親用各種好言好語及利誘，勸我去上學，我堅守「三人之約」絕不為所動。最後母親只得用威脅強迫我聽從，她說：「如果不上學，第一件事就得裹小腳，在家學做針線，做一個大門不能出，二門不能邁的深閨大姑娘！」我抬頭看看已包成三寸金蓮，不願讀書正專心針黹的姊姊，不禁打了一個冷顫；母親繼續道：「這第二件事，就是從此沒有新衣穿！」想到同學挨打的慘狀，我仍鐵了心，不為所動。

抗拒了幾天，母親因我的執拗不從，果真拿來好幾尺長，兩寸寬的粗白布條，強抓著我的腳，只留大拇趾，另四趾皆被強壓彎曲在腳底下，用布條層層疊疊包纏成大拇趾為首的尖椎形，痛得我唉呀呀大叫大哭，拚力掙扎，累得母親滿頭大汗，還邊纏邊勸：「去上學，就不用受這痛苦了。」

等這纏足大事完成，我忍痛等到母親累得去休息之後，立刻用腳跟著地，腳尖朝上，一扭一拐地跳扭到大門外，近旁的小河邊，把裹腳布拿掉，丟進河溝裡，隨水流失。

母親只是嚇我，我拋掉纏腳布，她也莫可奈何。但是第二件要脅「沒有新衣穿」的制法，卻引起了效用。

◎ 妥協——回學堂

過新年時，鄰家孩童都穿新衣戴新帽，嘻嘻哈哈歡天喜地過新年，母親當真不替我做新衣服；我羞於穿舊衣出門拜年，躲在家裡暗自流淚，越想越不是味兒，穿新衣戴新帽的希望落空，這才屈服，終於讓頑強的決心崩潰，向母親妥協，願意去上學了。

春季開學時，我就乖乖穿上新衣上學去。自從上學後，在學校期間，可從沒有挨過板子；我才明白只要好好讀書，上課專心，就不會挨打。何況，讀書太有趣了，比在家中玩樂、做針線活兒快樂有趣多多！而且還會獲得父母親更多的疼愛。

在教會小學讀了兩年，轉入鎮上新創立的中心小學。

◎ 家教的培養

父母親對我的教育，很注重品德的修為，還殷殷叮嚀：「要有慈悲心！」又諄諄教誨：「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書要用心讀、做事要循規蹈矩……」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快到家門口時，我高興地側身跳躍著跑進家門，父親看見訓斥：「女孩子不可以街上亂跳，走、跑要穩重，要像個讀書人的樣子。」從此我再也不敢像個野孩子般跑跑跳跳。在餐桌上的規矩必須遵守，餐後一定要把碗筷放整齊後，再有禮貌地離開。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是父親要我牢記的一句話。

◎父親

父親是四兄弟中讀詩書最多的一個，遵行禮教甚嚴。他有一面嚴肅和善的臉，一副慈悲的心，常常救助苦難人。

在我六、七歲時，鄉村常被土匪搶掠，不論白天或夜晚，只要一說：「有土匪來了！」就急忙套馬車逃跑到別鄉躲土匪，逃東村跑西莊，像捉迷藏似地逃難幾天，等土匪被官軍打跑，本鄉平靜了再逃回家。

在這樣地逃難中，我父親不畏危險地常救助受難人，其中有兩次的善行，還被救助過的受難人，終生感恩的報答。

一位隣哥的父親，住在數十里的外鄉，被土匪綁票經過鄉鎮旁，他乘機偷跑到鎮內，我父冒險從追逐的匪徒手中把他搶救出來，他為報答救命之恩，將其幼子拜認我父為其義父。

另一位天福哥，是在十二、三歲時被土匪拉票，天福哥自己設法逃出匪手，經過我鎮，遇見我父，父親將他留養在家中月餘，待他知曉他的家鄉住址後，父親就派人送他

返鄉。數年後，鎮內來了一位年青小夥子，挑一擔禮物，四處尋訪他的救命恩人，他不知姓名、住址，只記得我父母及兒女的樣像，一直找尋至黃昏，才看到我父親，為感恩拜認父為乾爹。

這兩位乾哥哥，若來到我家，父母親待之如親生，他們也把我家當作是自己的家，每次來了，總要住上幾個月；因此與我們如同親手足，相親相愛，相處得很融洽又開懷。

◎古文的啟蒙

記得我讀小學四年級時，隣哥原在他的鄉村讀私塾。因他想讀官庄鎮上的洋學堂，就插班入六年級，而住在我家。放學回家後，他督促我做功課，還教我讀《古文觀止》。他教我書很嚴，講完一篇短文，如〈五柳先生傳〉、〈春夜宴桃李園序〉等，指定時日，一定要背熟；若是長篇文，就分段背，不會背，當日不能睡覺。

每次教我讀古文前，要背誦一詩句：「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要我記著勤奮讀書。年幼時記憶力強且持久，到如今我尚能片段記得一些古文。

古文的啟蒙，實要感謝隣哥給我幼年的強迫教導，讓我對文言文，先有了一些基礎認識。

四、苦難的少年期

◎離鄉逃亡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中國奮起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戰火猛烈，我軍不敵，節節敗退；戰區迅速擴大，淪陷區燒殺擄掠，更殘害兒童，百姓們驚慌懼怕，逃亡的路上擠滿了扶老攜幼的難民群。

抗日戰爭的次年，戰火燃燒到我的家鄉。懷有國家危亡圖存遠見的蔣夫人，蔣宋美齡女士號召愛國英勇的婦女們，到前線各戰區搶救兒童，送到大後方教養，以培育國家的幼苗。

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我，亦是被搶救出的一個難童。泣別了爹娘和親人，跟著難童逃亡的隊伍，悲愴地揮別了我童年生長的故鄉。

◎戰時兒童收容所——湖北漢口

整日的奔走，直到薄暮時光，才到達平漢鐵路旁的一個基督教堂，裡面已有從各戰區搶救出的數百難童，被安置暫住，次日再沿平漢鐵路送到漢口的戰時兒童收容所。

首次乘火車一天一夜的鐵路行，到了收容所，最初的幾天，很多孩童都處在昏眩中，仍感覺房子與地面在搖動，不敢任意走動，又不能適應新環境，更加吃不慣的飲食與各省不同的語言，困擾著各戰區來的難童們，只有飲泣的淚水，能釋放出想家又孤苦的心酸。在這收容所裡，隨處都可聽到嚶嚶地哭泣聲。

◎難童臨時避難處——湖北宜昌

未幾，漢口又瀕臨為戰區的邊緣，婦聯會急將難童分批輸送至湖北宜昌，市內的小學校正放暑假，就作為難童臨時避難處。

兩百人一批的分住各學校內，派住在華英中學的我們這一批，包含了來自安徽省和河南省籍的難童，由戰區逃來的數位老師帶領照顧，管理得像在學校般生活規律化，每日除三餐按時供應外，有演講訓話、教抗戰歌曲、團體運動及遊戲等。

經歷了陸路奔波，水路航行，逃亡時日的堆積，難童的哀傷，也逐漸湮沒在動盪的日月裡。安定的生活中，有了歡顏，偶爾觸發想家思念爹娘之情，只有暗自哭泣一陣，看到同伴歡笑嬉戲，思親的情緒，也就被沖淡消散，掀起了玩童的心，我也加入玩樂的群中。

當老師不在的休閒時光，兩省的兒童，因語言各異，溝通困難，常會因些小事，爭執不斷，或話語裡一句不合就動武，日久累積成仇，兩省的大個子男生就帶領同籍的小男生打群架。我對同鄉帶頭大哥的名字深印在憶中。

越月餘，劇烈的抗日戰線，又將漫延到宜昌，我們又被分批乘輪船經長江三峽，載送到大後方——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的戰時兒童臨時保育院

重慶臨長江邊的一個偌大的廟宇，修改為戰時兒童臨時保育院，可容納難童約一千多人，每個房間一排地板上通舖可住數十人，有數間教室可供讀書自修；也有善心醫師們義務地為難童醫療的醫務室；中間的大天井可供千人運動嬉戲場所；這裡是保育總會，為供給各地來重慶人員的臨時住宿處所。

往來於臨時保育院的人員，流動性非常頻繁，所有的人都是來保育總會等待分發的各院孩童，他們在此住宿也有安定感。

院長及數位老師帶領著院內臨時住宿人員，循著院內規定有秩序的規律化生活，像學校又如是回到了家。

重慶由婦聯總會專設的戰時兒童保育總會，策劃難童的一切事宜。把各戰區送來的難童，每三百人一批分發至後方各地設立的「戰時兒童保育院」安居教養；分派各院一位院長及從幼稚園到小學的各級導師外，還有辦理院務的行政人員。

五、四川樂山戰時兒童保育院

◎樂山岷江岸的大佛寺

我是被分發的三百個兒童，去四川樂山的一批，由數位老師帶領，又乘輪船航向長江上游的岷江岸旁的樂山縣城；先被安置在江岸山頂的大佛寺暫居，等候城內靠江邊的萬壽宮改修為兒童保育院後，再遷往定居。

長期流動不停的搬遷，難於周全照顧眾多兒童的清潔衛生，擁擠在廟內各小房間裡兒童們的髮間，頭蝨相互傳染，迅速繁衍，為杜絕頭蝨的蔓延，老師下令不論男生女生都剃光了頭；大佛寺廟裡突然增加了三百個小出家人。

這一群小和尚、小尼姑住在前院，常會好奇地跑到後院觀看真和尚的生活動態。

後院裡住著上百位出家人，平日安靜得如無人居住，連吃飯時刻廣大的食堂，也是

安靜得默默無言進食；只有在唸經堂的大廳裡，盤腿打坐的和尚們發出音調平靜、有節奏的誦經聲。經多日觀看這麼超絕的寧靜景象後，也感化到前院的小童們，不再敢大聲喧嘩，學仿著後院的安靜，前院也漸漸輕聲輕語了。

◎樂山大渡河邊之萬壽宮

萬壽宮是一座廣袤的廟堂，四周圍皆建有房屋，中央一大天井廣場，其左、右、前面為二層樓房，後面是與二樓同高的大廳殿，經改建後，二樓為寢室，一樓及大殿改成各班教室與教師辦公室等小學校的必須設備室。

數週後，改建工程完成，我們三百個兒童告別了大佛寺，搬到全名為「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成都分會第一樂山兒童保育院」的萬壽宮內定居下來。

◎樂山萬壽宮之生活／兒童保育院小學時期

保育院內設有：六歲以內的幼稚園、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各一班。保育總會派來一位院長及各班級之導師，院長又請來多位管理老師。老師依年齡及成績，將三百個兒童分編入各班級，我是讀小學六年級，發給我們小學各班級的課本後，按一般小學制度正

式開學上課。下課後，大廣場就是院童自由玩耍的天堂。

保育院是我們的學校又是我們的家。老師們除了負有教師之責，還需肩負保育與教養如母親照顧的責任。

生活管理的老師，要照顧稚齡兒童的一切及全院兒童的衣、食、住宿等日常生活。

全院三百個兒童的衣服，不分男女，只有大小尺寸之別，同一式的白上衣與深藍色工裝褲。洗澡後，由老師把洗衣房洗淨的衣服，依兒童身材大小，選給院童換穿。

這不分你我的換穿衣的後果，弄得全院兒童都傳染上疥瘡，全身手腳都生滿了疥瘡的我們，痛癢難熬外，走路須成八字形，兩手十指分開不能握物，連醫生也無法迅速遏止疥瘡的猖獗傳染。我想起後來胸前掛一個兩寸直徑，約一公分寬的小竹環，始終不知何故何用？也許是年齡小，不會照顧自己，只好隨任疥瘡的擺布與肆虐吧！不曉得經過多久難熬痛苦日子，全院兒童竟然逃脫出疥瘡魔掌的蹂躪，也早已不復記憶。

我飽經苦難日子的磨練，思維成長許多，智慧也開竅了；知曉唯有讀書用功有了學識，才能有光明的前途；由這思路引導砥礪志氣，我讀書特別用功，又飽讀圖書館內藏書，充實我知識的田園。等考試成績發布，我獨占鰲頭第一名。

◎日機轟炸樂山縣城

民國三十八年夏季，我們六年級畢業班，由當時因抗戰遷校至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的幾位學生帶領到樂山近郊的蘇稽鎮，參加畢業生暑期訓練營月餘。

在鄉受訓期間，樂山城慘遭日機瘋狂轟炸，城內多處房倒屋塌，斷壁危樓，不忍目睹。改建為保育院僅一年的萬壽宮也被波及，院童逃跑倖免於難，但亦無法居住。縣府讓保育院遷至大渡河對岸的杜家祠堂。

六、樂山杜家祠堂

◎杜家祠堂的兒童保育院

杜家祠堂占地極廣，分隔成東西兩大院，西院有樹林及大廣場，東院也有兩個大院落及一花園，有多間房屋圍成的天井共兩個，眾多的房間有充分條件供一個小學校必須設備的各室，還有寬大的男女生寢室與數位老師的單獨宿舍；比萬壽宮大上好幾倍，寬敞又舒暢。尤其是東院的大廣場，是我們三百兒童早晚升旗、運動、玩耍的遊樂場地。

雖然小學畢業，未能考入樂山中學就讀的本屆畢業生，只得留在保育院裡，重讀一

年的小學六年級。

◎保育院院童生活

搬住在杜家祠堂的樂山兒童保育院，全院兒童分為男女各有兩個分團隊及各有一分團長，要每週輪值當大隊長，負責每日召集全院師生升降旗、每餐前的集合整隊，聽老師訓話後，全體唱保育院院歌：

「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我們失去了老家，我們的大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他的軍閥，我們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見爸爸媽媽，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華。」繼後，老師教唱抗戰歌曲。這是三餐前的規律。

在唱院歌時，每餐桌的桌長先排隊進餐廳，盛好每桌八人的飯後，告知大隊長，隊伍才按序入餐廳，各就餐位後，大隊長喊口令：「開動！」嘩、嘩……一片碗筷聲響震全廳，歡樂又熱鬧。

課餘飯後，全院兒童的遊樂大廣場，成了各種各樣的雜技場，踢毽子、跳房子、跳繩、抓七石子、打彈珠等等。

女童的跳繩技術可稱一流，正、反進，單、雙足跳、牽手跳等花樣多多，令觀看者都樂得心花怒放，嘻嘻笑鬧爭先恐後地跳進跳出，歡樂無比。

男童個個都是打彈珠高手，自己找各色的小石子兒，憑耐力磨石成珠，各色光亮直徑約一公分的圓彈珠多寡，是榮祿的代表，因為與打彈珠者拚輸贏，勝者可收取敗者的彈珠，都以擁有多量贏取的彈珠為傲。

各式各樣的玩樂遊戲，男女童都玩得汗水淋漓，盡情盡興。

保育院像一個大家庭，老師是父母，同學是手足，日夜相處一個屋簷下，領受著國家完全照顧保護與教養；讓院童能在無憂無慮的環境裡，漸漸茁壯起來。

◎薩鎮冰海軍上將

年老退修的中國第一批留學英國的海軍上將——薩鎮冰將軍，住在保育院近旁村院；他非常關懷疼愛難童，常到保育院來慰勉兒童，捐給衣物或食品，出錢出力，是幫助院童最熱心人士之一。

我的英文ABC還是由薩將軍啟蒙的；還記得每次去他家上課（共七位同學），他親手把英文單字、句子中文翻譯等都寫好七份，發給我們作為當日的課程，端正清晰的

字跡令人敬佩，自然地我們都會專心恭敬地學習，交的習作，也絕不敢馬虎。而且在上完課後，一定給我們吃過點心再回院。

他那微笑慈祥的面容，溫暖和藹可親的態度，像爺爺般款待我們。這段最甜美的往事，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院長——盧怡超先生，是薩將軍的外甥，是武漢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新聘到任，他帶了數位武漢大學其他系的同學，皆係年輕有為、幹勁十足的愛國青年，共同來保育院扶助國家受難的幼苗，俾使能受到良好的教導，培養優良正直品格及維護院童強健體魄為宗旨，來保育院服務。

院長夫人孫爾柔醫師，也自願為院童的專任義務醫師，院童又喜獲，一位慈愛且溫柔的良醫照顧。

◎自食其力

保育院院方用地方富紳捐贈的土地，開闢為農場，讓院童們學習自食其力，不依靠他人，要學習自立自強。

盧院長及男老師們帶領大些的男童，耕耘、播種開闢出一大片欣欣向榮的農地，種

植了多種類別的蕃茄和蔬菜；院童經過學習鬆土、除蟲、拔草、灌溉等農事的操作歷練，不但心曠神怡，也身強力壯了。

收成時滿足得意洋洋的笑容，撒在參與耕種的院童臉蛋上。一群群的小蘿蔔頭院童，歡天喜地地在結實累累的紅豔蕃茄田裡，也幫忙收割，邊摘邊唱歌，有時也送入口嚐鮮，更幼小的在紅蕃茄掛滿的田埂間，嘻嘻哈哈地笑鬧著來回地奔跑。

鮮豔奪目的紅蕃茄，綠茸茸的蔬菜，抬入廚房是最新鮮的美味菜餚。這是由自己辛勞得來的成果，吃在嘴裡，甜蜜在心裡，也健壯了身體。

◎玩伴

院長交付我保管農具的任務，每天晚上要查點農具的齊全；所以每晚必須到農場，去尋回未歸位的鐮刀、鏟子等農具。

有天，一位男同學來幫我一起去尋找，一路上有說有笑，驅走了去找農具的無聊感；從此，有他日日的陪伴，也不再感覺尋找農具是件苦差事了。而往後在廣場踢毽子、跳繩等遊戲，他只和我一個人玩，日久就成了習慣性的玩伴。

日後，我離開保育院上初中，他考取空軍機校，也離開了保育院，各奔前程。

七、 徒行西康省讀初中

◎喜訊

在樂山保育院第二次小學畢業，仍然無中學可讀，每日憂急悲嘆前途，該何去何從？唉！沒奈何！依舊是孤苦無援啊！

驀然，八月下旬，保育總會的一封公函：「成績優良的畢業保育生可報讀國立西康學生營初中部。選五位。」為「上中學」朝思暮想的我，露出了一線救援曙光。

院長挑選了我和鄭潔及三位男同學，報讀學生營初中部。我狂喜得手舞足蹈。

◎走！上學去！

從四川樂山到西康省榮經縣有數百里，川康交界處又多高山峻嶺，院方僅發給我們五人只有六天的餐費及一張徒步路線圖。

有學校可讀，能夠繼續求學，是我們日日夜夜期盼的夢想，已使我們欣喜若狂，何況今日夢想成真，決心絕不畏任何艱難困苦，勇往直前走到學校。

三個強壯的男生，已長成十五、六歲模樣的高大身材，輪流挑著我們五人共有的兩

個小行李捲，帶著空手的我倆小女生，為實現繼續讀書的想望，興奮勇敢地跋涉長途。「走！上學去！」

◎沿公路行

懷著歡喜滿足的心情，五人像出外遊玩般，嘻嘻哈哈跳躍著，行走在寬廣的川康公路上。

有學校可讀的興奮心情，就像身旁川流不息飛奔向前衝的汽車，邊行還不時哼唱英勇的抗戰進行曲。

從日出到日落，玩童的歡樂心情，隨著時間與距離保育院越來越遠的路程，體力消耗的影嚮，漸漸低落。疲乏取代了喜悅。

夕陽下，一所小學出現在眼前，我們進去向校長說明原由請讓借宿一晚，他很慈祥地答應我們的留宿。

第一天的行程我們竟然走了六十里。痠痛的雙腿疲憊的身軀，立即投向睡神懷抱，給我們好好的養息。

清晨溫馨的陽光，穿過窗戶來撫醒沉睡的我們，經過一夜休息，身體的疲累已消除

大半。謝過仁慈而好心的校長，旺盛讀書的心重新活躍起來，又勇往直前地跨上遠征求學之長途。

◎川康捷徑

依照地圖指示，走到公路旁的農村就進入歷來商旅行走的川康捷徑。

蜿蜒於綠油油的田園間大路，也有沿河岸伸展的土石小路；行間偶然會遇見三兩行旅者提供給我們路程資訊。

行行復行行，黃昏時分趕到一個市集上，循著地圖指示到借宿的學校，安放疲累的身軀，今日竟走了七十里！經過濃濃的酣睡，晨曦的清新氣息，注入休息後的身體，精神振奮，再次勇敢地踏上長遠路程。

仍然行走於鄉野泥土大道上，途中遇到的旅人給予我們五位少年的讚譽及鼓勵，驅走了疲憊，喚起奮發向上的勇氣。

這第三天走了八十里的捷徑小道，愈走愈勇，腿力也愈練愈強；想著目的地越來越近，兩年來的願望即將達成，疲累也銷蝕不了求學的堅定意志；身體的痠痛，只是實現願望的小插曲，只要睡足了覺，天明又是一尾活龍。

第四天清晨，飽足了精神的少年求學隊伍，又踏上長征之旅。一路都以雄壯激昂的歌聲互相打氣，減低了疲乏的感覺；與路途中萍水相逢的同行者互換經歷，搜尋更好的捷徑。

我們是一支出征求學的行軍隊伍，不怕苦不畏難朝向目標勇往直前。

◎ 渡河

夜幕張開時，我們走到直達河邊的大道盡頭，這河又寬又深，用涉水方式難以渡過，河邊盡是遼闊田野，矇矓月光中也看不見渡船，難道今夜就得在這荒野的河邊過夜？蹲躡在岸邊一籌莫展的我們，著急得都快哭出來了。

忽然，聽見昏暗的河水中有搖槳的聲音，我們齊聲向河中央大喊，不久，小木船搖至岸邊，招呼上船；原來是河對岸船家，依稀聽到有呼喊聲，就特地搖船過來接我們渡河；真是上天垂憐，免除我們野外過夜的難關。

遠遠的村鎮有燈火閃爍，渡船抵達對岸時，我們就住在近河邊的小客棧中，五個人住一間兩坪大的客房，房內排成口字形的三張單人床，我倆女生共睡一床，另二床由三個男生分睡，房間雖小總強過露宿荒野！

回顧這一天的行程，跨入黑夜的門檻，體驗到無路可行膽戰心驚的經歷，驕傲著也有八十里的成績，足以安慰勞累的身體，何況已進入了西康境界，離夢想的學校也越來越近。

疲乏極了的五人，躺上床即入夢鄉。忽然被奇怪聲響驚醒，以為有賊，坐起身發覺已現曙光，五人商議後決定快快離開客棧，走上露水滿布的小道，繼續長征之路。

◎ 翻山越嶺

第五天行程進展，被體力透支，又沒有充分的睡眠情況下打了折扣，一路上走走停停，雖然被我們兩個女生拖累，但男生也可順機多些休息，增補體力。

今天多是在山路中行進，僅走了五十里。當一個小學校，出現在晚霞的紅光中時，欣喜的我們迅速投入了她的懷抱。

一夜好眠將昨夜的驚恐及白天的辛苦消弭殆盡，增添了充沛的精力。霧散拂曉中，愉快地走上這最後一天的求學路，是寸尺接近目的地了。

多山的西康，必須翻過一山又一嶺的慢慢行，累得氣喘吁吁，步履漸次緩慢，體力耗盡，然而未達目的地不能停步啊！

當爬到最後一座高山約五分之四處時，汗水早已濕透了衣衫，用盡了全身力氣，再也沒能力舉步，連一個階梯也上不去了，我和鄭潔流著淚咬著牙試圖跨上石階梯，無奈何，兩腿已不聽使喚。

我倆不禁癱坐下來，放聲大哭，眼看夢想就在面前，卻連抬起一步的力氣都沒有，回想五天前興致勃勃地出發追尋夢想，如今卻在這高山中受阻，強烈的委屈又無助感侵襲而來。

已抵山頂的三位男同學，回頭看到我倆的苦狀，不顧自己的勞累，再回頭將我們又拖又拉又鼓勵的協助我們登上山頂。精疲力竭的五人躺在軟綿綿的山頂草原上，喜悅充滿心頭，流過淚的面頰，又展現出笑靨。

休息過後，長征的勇氣又在胸腔內膨脹，熱血沸騰，用力揮舉起雙手，堅毅地大喊：「走！」五人踏著約四十五度的下坡山路向著目的地行去。

◎到達山上的學校

沿著山間小徑，這支少年行軍隊伍又揚起了激昂的行軍歌聲。

隨著西下的陽光拉長了我們的身影時，抬頭望見半山腰上的學校，在夕陽下閃閃發

光，那是大廟宇屋頂上彩飾的反射金光，給了我們強烈鼓舞，它明示我們將要達成願望，我們像長了翅膀，加快腳步攀上這寬廣坡度不大的上山路。

掌燈時分，我們這支衝破萬難的少年長征軍，終於達成夢想，走進了想望中的學校——國立西康學生營。

校內的大哥哥大姊姊們，齊聚來熱烈地歡迎，知曉我們是步行數百里路走來求學的難童，都豎起了大拇指，更親切撫慰與擁抱，溫馨的感覺就像回到家，見到了親人。

路，雖有不同，只要有正確的方向，抱持著堅苦卓絕的精神，堅定的意志，有毅力，勇往前前，任何艱難都會被克服，任何事情都一定會成功。

八、國立西康學生營

◎學生營的創設與組織

據得知，學生營的創設是：在抗戰初期，南京失陷，幾位中央大學的教授夫婦結伴，帶領十多位學生，自南京逃難到後方，走走停停的逃亡路上，也不忘教授本職，邊在停留處時日裡教授隨行逃亡的學生，以免荒廢學業，澤潤著流亡的失學學生。

教授們的愛國心及於國家的青年，不願因國家的災難而荒廢了在學青年的教育。

長時日的逃亡路上行來，跟隨而來的逃難學生愈來愈多，遂就地組成流亡教育團體的學生營，在逃亡途中只要有喘息的時間與地區停留，就把握住機會講課。

經數月的逃亡，時走時停，抵達重慶時，學生營已儼然成為有規模的流亡教育團隊，隨又得到政府批准與補助，命令去西康榮經縣落地生根，正名為「國立西康學生營」。

學生營分設初級（初中部）、中級（高中部）、高級（大學部）三階段，每部二年，達到標準成績才能升級；初中與高中各三年的主科，皆縮簡為兩年讀完，由教授教課；沒有寒暑假，一切全為公費，它是學校也是家庭。

我五人進讀初級部上課。開學時，又添加別地招考來的三部門學生，學生營像一間正規的學校，只是只有三間大教室。

◎愛的教育

學生營的教授共有八位，是四對夫妻檔，皆為中央大學教授，他們都是深愛國家把滿腔熱愛貢獻給同胞的人。

教授以其個別的專長，兼任初中、高中或大學先修班的老師，因此各科課程精深。

例如，初中的數學，從代數教起；博物是教高中的生物學，而博物的課文，教授是由博物認知再進入生物學的領域，講解清晰很容易明瞭；國文課更是中文教授的專長，由淺入深，學生很快產生入迷的興趣，主科課程都能引導學生專心研讀的習性。同學對課業的專注，是由老師摯誠的愛心教導引發。

教授們都有一副疼愛學生的慈心，像父母待子女般的教導，要注重品德行為，要好，好認真求知識，同學要友愛互助等等；對學生總是慈祥又溫和的諄諄教誨，同學受如此愛的感召，和樂融融，真是一個快樂幸福的大家庭。

◎手腦並用

多山的西康，大山上的荒地廣大，學校要學生手腦並用，兼得強健身體，採用上午上課、下午上山開墾種植玉米。男女學生都一齊上山開墾荒地，種玉米、成熟時採收等，這山坡度有四十五度，它被開墾出的土地，是我們勞動健身的好地方，將各個學生都訓練得身強力壯。三餐中的早餐就是學生收穫的成果：玉米糕加豆漿，將學生滋養得健健康康。

◎與神仙共處

暫住西康雅安的學生營，遷往榮經縣雙江鎮的肉身娘娘廟宇內。廟的二樓大廳，供奉一位真實的肉身娘娘，端坐在大廳中央大神龕裡，顏面塗抹著金粉，身穿大紅鑲金線圖案的彩袍，雖年久色褪，依然香火不絕，是縣民敬仰中心，求財、求子、求治病。裹著白布的肉足穿著繡花鞋的三寸金蓮旁邊，放著約一尺直徑的圓缸，裝滿了神水，供朝拜者取去治病。

大廳兩旁廂房，就是我們的教室，老師學生們每天在神龕前來來往往，各行其是，互不侵犯，和平相處。

◎夷族同學

由於學校的體、智、育都頒列特優，教育部又另加收西康省屬漢化的夷族學生來讀初中部，以提昇民族融合，考取初中部的只有二十名，其中僅有一名女生。我們不分彼此的和和樂樂相處，他們也很適應。初中程度稍差，我們都誠懇的熱心扶助指導，他們也很虛心向學，很用功讀書，不久，我們都像一家的兄弟姐妹，玩在一塊兒了。

九、回保育院

◎離開學生營

享受這四育兼備的學生營內完全教育一年後，自覺學識、德行與健康都大有進步，更學會群體相處之道，學生營師生和樂的生活，真如一個大家庭，相親相愛，完美快樂。忽然教育部的公函，令學校改名為職業學校。與創校宗旨大不相同，教授們與不願讀職校的學生都離校他去。

我也和保育院來的同學，返回我們的家園——保育院，乘坐竹筏由水路回程，山間的小河流，不宜行船，因水淺湍急，淺灘處處，河水中大石擋道，流水路徑，迂迴彎曲，急流之水，像萬馬奔騰，浪花滾滾，驚險恐怖。只能用竹筏（用兩三丈、五六寸直徑的大竹桿編成一排，輕且能飄浮於水面）滑行。就是竹筏運行其上，也是險象環生。

竹筏上搭造有僅置一大竹床的小竹屋，供乘客居住，床有一半卻浸在竹筏上的水中，我們乘坐的竹筏，滑行到險灘急流之處時，讓我們嚇得噤若寒蟬，砰砰心跳，冷汗直流；雖然險象恐怖，高度危險，然而這卻是唯一的快速交通工具。

待竹筏衝過上游的山澗河流後，就漸漸進入又寬又深又平穩的河面，我們繃緊的心

弦也隨之放鬆，站在竹筏上瀏覽兩岸風光。竹筏直接將我們載乘到長江上游岷江岸的四川樂山。

回到樂山保育院，驚見相別一年的家，院長已易人，院童生活大不如前，院童們失去了歡笑，衣、食都成了問題。住了兩天後，含淚又再度與這些曾與我共度患難、共享過快樂的小夥伴們揮手道別，憂心地離開。

重慶的保育院總會，讓我們暫住重慶臨時保育院，等候分發學校。

◎志當存高遠

住在臨時保育院裡，生活雖然安定，但仍陷在無校可讀的困境中。我仔細思量，既然又受到失學煎熬的苦，不如奮發圖強，樹立一個遠大的志向——投考高中！

在學生營初級部，僅讀了一年初中，因沒有寒暑假，且只週休一日，上課時數超過一般初中，主要科目都由大學教授直接授課，課程精深又詳實，同學們均能確實瞭解，深切認識各科知識，主科皆如魚得水似的自由悠游其中，史、地、公民等雖沒有課堂上課，仍必須自己熟讀自習，才得以通過考試獲得學分。初二才修習的理化、幾何，雖然還沒有上過，我認為只要加強自學，同時以復習初一已學習過的科目為準備主力，應該

足以應付高中入學考試。就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試試又何妨！

在有規律的重慶臨時保育院又生活了一年，我除了利用白天自修外，晚上在老師熄燈後，就悄悄起身在牆邊路燈下苦讀。這堅韌不拔的心念，澎湃鼓動著年輕的心。「讀高中」是當時唯一的願望。

◎貴人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為了要參加高中入學考試，除了苦讀外，還得籌措報名費。但一個孤苦無依的難童，能向誰求援呢？只有向保育總會求助。因此，到位於重慶上清寺的保育總會，向管理老師索取報名費，但是老師總說我好高騖遠，只讀了一年初中就想去讀高中。要我安心等待分發，繼續初中二年級的學業。我不死心，然而往返幾趟都傷心的空手而返。在報名將要截止的前一天，又一次遭到拒絕，卻在保育院門口遇到貴人，鄭醫師——一位定期來保育院義務為院童做醫療服務的醫師，問清楚我的悲傷原因，不由分說資助了我的報名費，才得以踏出圓夢的第一步，及時完成報名手續。

另外，因我初中未畢業，不符合高中報考資格，當時保育院一位恩師，將我想考高中的心願告訴一位剛從戰區來的河南省信陽市女中校長，校長很贊同我的心願，為了能

讓我順利報名，就讓我使用她的一名學生名字（這姓名正巧與我姓名相差尾字），辦了一張臨時初中畢業證書，使我完成繼續讀書的心願，這些老師們除了是我當時生活依賴的父母，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貴人，讓我終生感激在心。

◎ 乾旱中的雨露

八月初，保育總會令我和幾位同年級的院童去永川縣洪瀘場，就讀國立第十五中學初中二年級。

但由於該校的轉學考試已過，校長無法應允入學。因此，總會又來函，通知不能入讀十五中的我們幾人，轉到位於永川縣城的國立第十六中學。

八月底，重慶保育院又送來另一批準備入讀十六中學的院童，其中有同學告訴我，聽說我考取了高中！這個「聽說」對我就像平地一聲雷，甘霖降在乾旱的田裡，霎時枯萎幼苗獲得生機。

一個月前的心願重新沸騰起來，我立即跑去縣立圖書館，尋找舊報紙，查看學校放榜名單。

當我用發抖的雙手找到發榜的那張過期的報紙，清楚感受到忐忑緊張的心跳，當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錄取名單裡！喜極而泣的淚水滴濕了報紙，但是限期報到的日子驚醒了興奮至極的我，立刻奔回學校向老師報告。

但是回去重慶的路費從何而來？「樂」與「悲」在我心中起伏，想到去找目前被分發在十五中學就讀的樂山保育院同學們，是否能幫助我想出辦法去重慶。

◎ 前程天涯路獨行——獨奔洪瀘場

拂曉即起，獨自一人步行六十里路，從永川縣城走到永川縣洪瀘場的第十五中學尋求難友籌添路費。

為了前程，精神煥發，勇氣百倍，孤獨一人，因不識路途，邊走邊問，直到日落黃昏，才跨進十五中學的大門。

我的考取高中，令她們驚呼、雀躍，還去向校長炫耀。同是天涯淪落的保育院難童，她們為我高興，給我鼓勵，大家熱情的把僅有的零用錢拿出，湊齊了一百元。這是她們的伙食公費，每月結餘後，分發給每人的零用錢啊！我感激涕零，接受了這難能可貴的情誼與幫助。她們是圓高中夢的第二貴人。

在難友溫情友愛的氣氛中，我安心地沉睡了一夜。

黎明，我又單槍匹馬地走向來時路，這條返回縣城的六十里，是懷著感激，抱著希望與充滿歡欣的六十里路！

◎有志者事竟成

回到永川縣城，次晨向老師說明，辭別了十六中的同學們。又勇敢地獨奔前程，幸運的搭上黃牛汽車（載貨車夾載乘客）趕往重慶——臨時保育院的家。

我向保育院的老師尋找到錄取通知書。哎呀！距離報到日僅剩四天，遲了就取消入學資格。學校是在數百里外的四川省南溪縣，這遙遠的路程，我該如何如期及時報到呢？

趕緊去向保育總會報告我已考取高中，請求發給入學路費。婦聯保育總會的辦公人員一瞧，這不是兩個月前，天天來要報名費不給，好高騫遠的初中一年級小女生！竟然考取了高中！

她們看了錄取通知書，即刻發給我入學路費、一套衣服、一條小被褥及一件深藍色羅斯福斜紋布料八尺。我買了去南溪的船票，航向夢想成真的學校——同濟大學附設高中。

十、驚魂記

◎下錯船

在入學報到截止的前三天，登上航向長江上游的輪船，是另一次幸運的降臨。

穿上保育院送給我考取高中的獎品——女童軍服，勇敢的拎起行李，踩著堅定步伐，登上停在碼頭上的輪船，在經濟艙，排列著一長條通鋪地板上，我找到了一個空位，安定下來，愉快地懷抱希望，等待起航，航向我自己創造的人生目標。

船到南溪縣碼頭，太陽已偏西，我獨自上岸，一心想在天黑前趕到設在李莊鎮的學校。上岸後，找人問路，這時一群正在碼頭上的工人，齊聲告訴我，李莊鎮還未到，而剛才這班船會在李莊鎮停靠。嚇得我的魂跟著輪船開走的鳴聲飛去，急得我幾乎哭起來；有一個工人搶去我的行李，要帶我去街上找客棧住，明天再搭船去李莊鎮。

◎住棧驚魂

客棧櫃檯內，坐著一位穿童軍服的男學生，幫我登記了一個兩人房。就領著我走向坐落在天井右邊的小房間。小房間內橫排著兩張掛著深藍色土蚊帳的老式大木床，床面

前僅有約三尺寬的走道，沒有桌椅；一床面對著窗，一床面對著門。天井對面是客棧主人的住房。天井左邊的房內，有一位大姐正在紡紗機上紡線，這客棧的客房顯然都圍繞著天井。

我走過去商請她是否能陪伴我住一晚。她答：「塞（是），塞（是）。」我非常高興她答應了我的請求，因此放心的回房間，也因為害怕，連鞋也不敢脫就和衣躺在面門的一張床上，未扣房門，等候那位大姐來作伴。

迷迷糊糊中，看到房門被推開，有一個人直直走向我睡的床邊，在迷濛間，還在想：「不是請妳睡裡面的床嗎？」

突然，那個人重壓在我身上，剎那間驚醒了我，拚出全身的力氣，從床上縱跳起來，大喊：「有賊！」

從天井投射進濛濛月光下，瞧見一個穿短褲的男生，正匆匆跨過房門口那約一尺半高的門框，向天井逃去。

大驚失魂的我，雖盡力嘶喊，無奈太過驚恐而失聲，並沒有人聽到我的喊叫。驚慌又害怕的我急急跳下床來，逃到店主人居室門口，拍打叫喊。

「哪個？」久久房內出了聲。「我要睡在你們這裡！」我哭著哀求。

店主婦人點燈打開門，全身顫抖的我，像見了親人，立刻抱著她，哭訴有人進我房間，她安慰著我，並答應我可以睡在她房裡。隨即陪著我到我屋內，取出行李，隨她進入她的住房。

房間深長，中間一通道分隔成三間臥房。當我經過第二間時，看到我苦等的那位大姐正在床上呼呼大睡，這才明白，因語言溝通不良，她根本就沒有答應我。店主人將我帶到第三間，讓我與奶奶睡一張床。

我捲曲在床的另一頭，因懼怕而狂跳的心，淚水止不住流下。終於聽見第一聲雞鳴，立即拿起行李，急急走出長長的通道，也不敢驚動店主道謝，直往前門跑，睡在前廳大方桌子上的男生抬起頭來看我，啊！就是昨夜裡那個人！我像見了鬼似的，迅速逃出客棧。

◎ 因受難而得救

黎明前的昏暗中，門外馬路上，人影幢幢地跑向江邊，得知是為了趕搭自南溪經李莊到宜賓，每天只有一班的輪船。我隨即加入奔跑人流中，終於趕上最後一艘接駁至大輪船的小木船，剛踏上大輪船，耳邊就響起開船的汽笛聲。

船抵李莊碼頭，下得船來，走到位於江邊的學校；看到學校老師，恍如見到親人般，

將一夜的驚嚇、孤單無助的遭遇向老師哭訴。

老師溫和地安撫，辦完報到手續後，帶我至女生宿舍，並囑咐同寢室同學照顧我才離去。

十一、國立同濟大學附設高級中學

◎金沙江畔的李莊鎮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後，戰局不斷惡化，戰區逐漸擴大。同濟大學追隨政府撤退，順應戰區的不同，逐步易地遷校至安全地區授課，歷經五度的輾轉搬遷至雲南昆明市，仍是租賃房屋授課；後又因日機一再侵擾，空襲頻仍，被迫停課。民國三十年二、三月間，經過艱苦的崎嶇山路，又最後一次遷校到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

長江上游金沙江畔的李莊鎮，背山面水，環境幽靜，地廣人稀。由於同濟大學遷此，繁榮了地方，同濟師生占了鎮民泰半；同時，近山邊還有遷來的中央研究院，小鎮成了學術水準超高的文化重鎮。

李莊街口的茶館內外，擺設的茶桌，每日桌無虛席，清一色是飲茶學生，而沒有高

談闊論的吵雜聲，輕聲細語的招呼偶而有之，大多是專注於厚厚書本，聚精會神的研讀或筆記課業。一杯茶錢，換來舒適的讀書氣氛，飲茶時間不限，茶館像是自修室，學生們趨之若鶩。

◎生活憶趣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我辦完報到註冊後，被分發至附中高一甲班，一班六十多位同學，女生僅有十二人。同濟大學係由德國人辦學，故附中的外文亦以德文為主，學校老師多為德籍或留德教授，德文文法複雜，除了各辭類的屬性依陰性、陽性、中性分類且不得混雜使用外，德文特有的「R」捲舌彈音，更是一大挑戰。因此，在校園隨時會聽到「得兒」、「得兒」的練習音，很是有趣。

民國三十年代，四川省民風雖處新舊交替世代，故女生仍未脫扭捏嬌柔之態，因為人少，下課時不敢留在教室，常躲回離教室不遠的寢室內，等下節鐘響後，跟在老師身後魚貫入座。

當男生全體起立向老師敬禮時，老師身後的女生們正好也接受了男同學的鞠躬禮；讓這群血氣方剛的男生們心有不甘，常找機會作弄我們。有一天，他們利用下課時間，

把纏繞了很多蜘蛛網的掃帚繫上繩子，放到教室門上。等老師進了門，用力拉扯繩子，那一堆掃帚全落在女生身上，這下子可讓他們樂了好久。

另外，男生們不知從哪裡找來老鼠、小鳥以及各種蟲類，趁上課前放在膽小女生的抽屜裡，就等著聽那女生的驚聲尖叫，這樣也能成為男生戲謔泉源。

◎寒暑假同學情誼

由於初中我只讀了一年，高中基礎所需之幾何、三角、理化等均未曾修習過，因此，我把課餘時間，泰半花在這些基礎課程上，由於我的執著努力不懈，總使我的成績單亮麗，這也是我努力後的安慰與鼓勵。

在同學之中，只有我是流亡學生，學校寒暑假時，我就無家可歸。記得高一的寒假，我在班上一位同學，位於宜賓縣城家中渡過，她父親是同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主任。年初一的早上，我在枕頭下發現放有壓歲錢的紅包，原來同學父母已將我視為子女中的一員，這個快樂寒假，我過得就像在自己家裡一般自在、舒適。

高二寒假，則有一位大塔鄉的張同學邀約我去過寒假，大塔鄉位在宜賓縣城一百一十里外的山中，必須乘坐滑竿、翻山越嶺才能到達。滑竿由兩人一組扛抬，躺臥

其中，行走在高山深谷之間，隨著崎嶇山路搖擺不定，上山時頭下腳上、下山時頭上腳下，我兩手緊握滑竿兩旁，深怕一個不小心，栽入深谷之中，緊張的無暇觀賞兩旁風景。

黃昏時，在一處平坦田園裡四合院停下滑竿。一群男女小孩圍攏上來，瞪著好奇大眼，同學為我引薦了她父母，並說這些孩童都是她的弟妹，算算共有十一位，還有一位在母親腹中。由於我與同學母親同姓，因此認我為姪女，讓我稱她為「孃孃」，她視如親姪女般體貼照顧。農曆年時，同學偕我與一些較大的弟妹妹到居住在各山間的伯叔家拜年。印象裡二姑父家共有十兄弟與一小公妹。在另一座山裡拜訪了大伯父家，順道拜望了同住的兩位叔叔及姑姑。

新年期間都在各山間走親戚，熱鬧且歡樂，年輕的身體，在山間行走一點兒也不覺累，只有純真快樂感受到親情的愉悅。甚至在一位叔叔家吃到他獵獲的老虎肉呢！這真是一個充實、豐富、歡樂且難以忘懷的山中新年經歷。

高一暑假，在瀘州同學家，我倆帶著她的三個弟妹到長江沙灘邊玩水游泳，正好有艘輪船經過，掀起的巨浪一波波打向岸邊，將岸邊戲水的我們五個人，衝上岸又隨波滑回江水裡，五個不諳水性的青少年，趁著下一波沖回岸邊時拚命的往沙灘上跑，幸好輪船越行越遠，才脫離這場衝浪險。

◎ 投筆從戎

民國三十三年冬，抗日戰線逼近貴州獨山，危及大後方，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全國大專、高中知識青年紛紛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風起雲湧，從軍熱潮如江水奔流。「沒有國，哪有家？」的悲壯呼聲，使同濟同學也不落人後，在紀念週會上舉辦從軍簽名，同仇敵愾熱血青年個個摩拳擦掌，年僅三十左右的留德柏林工業大學航空機械博士，廣受學生愛戴的楊寶琳教授，率先簽名，更掀起了青年從軍高潮，當時，「同濟一同共濟」的名號真是響徹雲霄。我們高三女生全體簽名，可惜入伍體檢沒有通過，而冷凝了花木蘭報國從軍的熱血。

◎ 抗戰勝利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我正為「同濟大學醫學院錄取名單」中的榜上有名而歡喜之際，街上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夾雜著「日本投降了！抗戰勝利了！」的呼喊。雙重的喜訊，令我立即加入街上狂歡的人潮中，隨著人潮，一路嘶吼：「抗戰勝利了！抗戰勝利了！」不知在街上繞了多少圈，多少時間，才在精疲力竭中回到宿舍。

拿出紙筆給家裡寫信，整箋中只有兩句話：「抗戰勝利了！我可以回家了！」

十二、青澀初戀

◎ 訪客

大學放榜，我即由高中部遷至大學部女生宿舍。

一天傍晚，同學來問：「客廳有名男生在找陳某某？我聽這名字與妳差一個字，來問問妳是否認識？」

「啊？」這是我未改名前的名字，會是誰來找我呢？

懷著疑惑步入客廳，見到一名高瘦英挺陌生青年，他說：「我是金魁山。」

「哦！」童年回憶頓時湧上心頭，當年我們隨著保育院逃難到湖北宜昌，住在華英中學校時，他是河南籍難童的女生仰慕者，因為他個頭大又是領導者，他敢說也敢帶領男生和安徽籍男生打群架，我們都知道這個名字。

從宜昌分別已六年再重逢，他已從少年長成青年，成熟英挺，互詢近況我們一下子就拉近了距離。

◎ 青春年歲

民國三十四年之後，國共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分別在各高等學校爭取學生精英，以拉攏學生吸引學生好感。

這位當年眾小女生眼中的英雄，被共產黨美言欺騙，成為共產黨職業學生。因此當中央政府情報人員追捕時，他躲入事先在床下挖好的坑洞裡，才躲過一劫。之後，好不容易逃到一戶農家，換了女裝，逃到河邊搭乘小木船，船划行了好幾天，到了宜賓，找到他的同村正在讀護校的小同鄉，從她那裡得知我的住處，而尋來宿舍找我幫助。看在同鄉且同學的情誼之下，我介紹他住在工學院男同學處，暫時安定下來。

因為是暑假，學校尚未開學，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敘舊、聊天，友誼逐漸深重，情竇初開少女墜入情網。李莊鎮上大街小巷、郊區、田野、江邊、茶館，在在留下我們足跡。

因為他本身資質很好，同濟附中辦理招生，他順利成為我的學弟，也有了安身之處。

◎ 離別

與他相處之後，漸漸發覺我倆對政治理念認同上有不小的分歧，雖相互吸引，但終

究無法跨越思想不一致的鴻溝，在理智決定下，我們和平結束了這段戰亂中發展出的情感。

對日抗戰勝利一年後，同濟大學復員上海原址，為了遷校準備，學校提早於五月底結束學期課程，我接受同班好友邀請與她返回家中等待復員船返校上課。因而與他分別，離開了李莊鎮。

十三、彩色繽紛的暑假

◎ 半年的暑假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底，提早放暑假，同濟大學各學院及附設學校開始打包所有校產、用具等準備復員搬遷回上海。

同濟的學生們各自紛飛，有家的回家，無家各自想法找去處，等待著搬遷日期。這暑假長時間的等待，幾乎半年。

無家可歸的我，自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成為一位大學新鮮人後的第一個暑假，像在大海裡隨波飄盪的孤舟，沒有了方向，無所依附。所幸，在驚慌中途，時遇有貴人護佑，

祝我平安度過這漂流時的浪潮。

這浪潮在陽光照耀下卻反射出彩色繽紛的光芒。

◎新鮮人的陽光

經歷艱苦奮鬥，終能達成願望，成為醫學院新鮮人的我，龐大價錢的書籍更是一大難關，我憂心終日。

醫學院裡有一位高我二年的同鄉學姊，她要升上後期，就把醫學院前期所需用的四大本圖文兼具的德文解剖學及人體生理學，這有人體全身骨骼標本，贈送給了我，為我解決了最大的困難。

同濟醫學院考試嚴謹，皆以口試測驗。教授寫出全本書的十數種不同試題，由同學抽出其中一題，盡自己所知的敘述解答，考驗學生的真才實學，於待評分，就是口試時的成績。

由於我有書籍可專心溫習，一年的成績讓我十分滿意，我沒有辜負學姐贈書好意，我開心地等待度過長長的暑假。

◎去同學家等待遷校

好友張燕邀我同返她家等候，我們帶著一堆行李，回到了在大塔鄉下的家。當他父母看到有一大包人體骨骼時，大為驚駭。

「這些是我們學醫必須認清的人體骨骼的構造及骨面神經、神經通路的實體。你看這些都是被觸摸得光滑，像玩具樣，要買到可是很貴的啊！」張燕向他父母解釋。

他們聽了無消去一些驚疑，仍存有些感感，不以為然默默認同。

快樂舒適地度過了半個月田園生活，怕誤了學校搬遷日期的消息，我遂與張燕商議，託付她住在城市中的叔父，請幫我謀一工作，以便就近打聽消息。

不日，叔父捎來已洽好在衛生院工作的消息，滿心興奮的我，別了好友及莊園親朋，趕往縣城就職。

◎家庭教師

到了衛生院，先被引見院長。啊哈！便是同濟醫學院的前輩！他說現在衛生院的醫生護士，幾乎都是同濟校友。近日同濟附設醫院準備搬遷，停止院務而放假，因此，這些放假中的醫生護士，被請來衛生院暫時服務，等待復員的船期。

當他知曉我是醫學院的學妹時，立刻改讓我擔任他兒子的家教，而不必去門診處作掛號員，並且讓我住進醫院的護士宿舍。

我的第一個學生，正讀小學五年級，他是一位很有禮貌很乖的小男孩，專心接受我的指導，也很聽話做功課。我倆的相隨，培養出似姐弟般的情誼，院長夫婦很放心也很欣慰。

擔任家教，院長給我很豐厚的待遇，他更替我將每月一半的薪資幫我儲存起來，以作為加添跟隨學校搬遷所需的旅費。

院長為我設想週到，使我這一段在衛生院的家教生活充實又溫馨，留下永遠甜美的回憶。

◎ 衛生院奇遇

衛生院的外科章主任，是我家中同班章道愷的父親，高一時我曾在她家度過一個幸福快樂的寒假，他待我如父般的疼愛。四年後，在衛生院相遇，他很高興我也是同濟醫學院的學生。

有時，他會令我換穿手術外衣，隨他進入外科手術開刀房觀看手術過程，並像指導

見習學生般的解說，甚至還考問我有關開刀處的神經血管的名稱，這真是難得的學習機遇，讓我得以在暑假中仍不忘課堂上所學的解剖學。

我住在護士宿舍裡，遇到同房剛從同濟護校畢業的胡世純妹，也到衛生院任職。她原與我相識，和她住同室，她待我萬分親切，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白天我除了和家教的學生膩在一塊外，餘時皆是我和她天下，歡樂融洽地相處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經四個月不分離的相伴，我倆的友誼親密如姊妹。

這個暑假，窩在全為同濟校友的宜賓衛生院，我好像漏網之魚重入大海，悠遊自得，幸福快樂又逍遙。

◎ 歸程

學校復員搬遷輪船的長笛，終於在九月來到宜賓碼頭響起。它吹散了在衛生院同船共度的同濟人，我沮喪地和有恩於我的師生、好友拜行，登上運送的輪船，向長江下游的繁華上海啟航。

輪船再度經過八年前我初識的三峽，往昔淒楚逃亡少年的我，如今已成長為茁壯的青年，在國家抗戰勝利的光環下，也攜帶了一縷像營火那樣的光亮，榮耀於長江流域的

航程上。

我們這一批同船的同學，飽覽那三峽壯麗景色，凝望著時而波濤洶湧、時而平靜溫和的三峽江水，不約而同的唱起：「江水向東流，它一去不回頭……」悲壯的歌聲，迴盪在險峻的三峽間，滾滾向東流的江面上。

十四、回家鄉

載送同濟大學校產及師生的復員輪船，抵達湖北武漢碼頭停靠時，熱切盼回家鄉的遊子——我，急忙離船上岸趕搭平漢鐵路的火車，直奔離別八年的故鄉——河南省。

◎回家的路途

火車穿過鄂豫交界的武勝關進入河南境界，停靠信陽站時，鐵道外一片闊別已久依然熟悉的鄉音，淚起思鄉情切的我，喜極的笑容上卻涕泗縱橫：「啊！我確實站到了故鄉的土地上。」

行駛了一天一夜的火車，抵達確山縣站，我下車步行於歸家的鄉村大道上，這是少

年逃難時曾經走過依舊是距離四十五里地的唯一黃土大道，也依舊是經牛、馬車車輪碾過留下條條黃泥深溝痕跡的大路，我懷著歸心似箭心情，踩踏著柔軟的黃土路，向我朝思暮想的家行進。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回到由少年到青年日日想念了八年的家。我緊緊擁抱著已有老態的母親，忘了圍繞在旁的親人，樂極的眼淚浸濕了母親衣衫，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只緊抱著我思念的親愛的母親，好久好久！姊姊拉我坐下，抬起頭來，親人們也都是滿面帶淚的笑容，注視著我，那種深切入骨的親情，讓我們彼此在擁抱中，歡聚的淚水混融在一起。我真實地回到了家！

但是，再也見不到父親了，我凝望著父親的遺照，哀傷的思念，痛徹心扉，滿眶的淚模糊了我的眼，深切的回憶，耳邊彷彿響起臨別前夕，他對母親說的話：「孩子第一次出門，不要哭哭啼啼！」也淚流滿面的我，看到輕輕撫著我的父親眼裡也飽含著淚，他說完急轉身走回他的房裡。這個離別前夕的父親最後身影像，深植於我的腦海中。如今回到家了，只見遺照，含淚父親的身影再次鮮明地顯映眼前。

我在心裡哀悽地向父親哭訴：「爸爸，我回來了！卻見不到你了呀！」哥哥們因戰爭服役戰場，抗戰勝利了，仍舊杳如黃鶴，沒有一點信息。兩位姊姊在戰亂中，東藏西躲地逃過了戰禍，如今劫後餘生，生活尚可，她們的孩子們也入讀小學了。

◎ 重享母愛

返家前，我一直在思忖，帶何種禮物給鄉親為好？當憶起地處寒帶的家鄉，稀少嚐到南方的水果，由此在漢口市買了兩箱橘柑、柚及香蕉，給親戚們嚐嚐熱帶水果風味。

回到家鄉的日子，我幾乎寸步不離我日日想念的已蒼老了許多的慈母，仔細品嚐著有母陪伴的幸福滋味，我癡癡地望著她吃東西、開心的笑、說話的姿態，靜聽她細述往事，這一切慈母的舉止行動，樣樣皆令我陶醉。

回到家鄉時，漸漸接近冬季。夜間，母親還是像我童年時，抱著我的腳，給我溫暖。她給我做各種好吃的菜餚，讓我吃個夠，所有的時間，都像是為我而用。

這全心全意的母愛情感，全部都投注在我身上，我也盡我所能以補填這離別八年中未能盡的孝道。我萬分珍惜當時所擁有歡聚的母愛與親情。

◎ 再次離母別鄉

無情的時間，冷酷地表現要再次離鄉背井的日期。熱情憨厚的三舅，推著人力單輪小車，伴著母親，送我走四十五里路的城中，搭火車到漢口乘船去上海。送子千里終須別，到城門口，我們互道保重再見時，均心知肚明，因再起的內戰緊急，「再見」有誰又知何年何月？再相聚談何容易！

為去上海讀書，事非得已，只能割捨親情，寄望於不知的未來團聚。再次分離的眼淚，簌簌不停的流在母女不捨的臉上。當我走出城外的路上，母親卻攀上城牆的頂端，我一步一回頭，愈走愈遠，淚水矇矓的眼，回過頭來還看到向我不停揮手的慈母身影。別了，我親愛的母親！別了，我生長的家鄉！

十五、上海同濟大學新址

經過數日陸路、水路輾轉長途奔波，終於抵達上海市，回到遷設在上海市常熟路的同濟大學醫學院。

院址本是中日戰爭時期，周渤海的私人住宅，宅院廣大，大操場、大游泳池、兩個

大花園，有四邊相連成環狀的五層樓建築，豪華廣闊，除有三間可容百人的大教室外，其他眾多房間，凡醫學院前期所需設備，樣樣俱全，分布在各層樓中，連院長寢居、各科教授及助教辦公室，和一部分學生寢室，也設在樓中。大廳、各科化驗室、解剖廳等是一樓的空間。

醫學院後期的教室等裝備，則另設於靜安寺路的中美醫院，它屬同濟醫學院附設的教學醫院，方便學生實際習作。同時，同濟附設的護士學校及其學生宿舍也都設在中美醫院內，全醫院內醫生及護士，皆為同濟的師生，上課實習皆方便。

大學的校本部及工學院，則遷至江灣其美路，江灣五角場做了同濟理學院的院址。

文法學院及附中，則為上海市四川路底的大型校區。

同濟大學各學院分遷完備後，終於讓學生坐進教室，結束了幾達半年的暑假假期。

十六、醫學院生活點滴

◎回憶學校生活

有一束不肯休止的思緒，響亮地飛舞在我追憶的心弦上，撥弄著在學校往事的失眠

曲。回憶在醫學院課堂上種種，有些讓我不禁會啞然失笑，重溫享有過去的樂趣。

回憶生命中一些曾經、人、事或名字，很鮮明帶著具體又熟悉的音容笑貌圖像，浮現在眼前，漸次整編出我確實擁有過的故事，令我感覺，這路究竟是我真實的經歷，不易忘記的一段課堂風光。

◎「靜」、「動」分明的解剖學教授

「人體解剖學」的兩位教授，一靜一動，各具特色，使學生們敬服。

上課鈴聲響起，這位嚴肅不多話的王教授，準時步上講臺，拿起各色粉筆，在大黑板上畫出當日應教該章節的人體解剖圖及註明各部位的學名，學生們靜靜地以老師所繪圖樣，複畫在自己簿子裡。

由於教授所繪之人體解剖圖，包括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等都彌細無遺，讓學生可一目了然，不需重複解說。不發一言的王教授下課又應著鈴聲走出這兩節安靜得如無人的教室。

能親自描繪出人體各部的解剖圖，的確會加深印象，增強記憶，這也是學醫的基礎。另一位解剖學方教授，聲音宏亮，眼神銳利，講課是詳瞻精審，令學生十分敬佩，

都會聚精會神地傾聽他講課，不敢旁鶩。

尤其害怕他的口試，個個都膽顫心驚地怕對說得不完全或錯誤時，他會毫不留情地斥責。不過，他很公平，寫了數十道題目，任學生自選抽一道，由自己抽中之題，論述關於此題目，僅就學所知的完全說給教授聽，你的論說就是你的成績。

◎幽默的生理化學教授

生化教授是由醫學院院長兼任，梁院長是留學德國又留學美國的生化雙博士，他可真有點「德」、「美」的特性。

講課時，他正經八百，非常機械化的嚴謹，但遇枯燥無味的部分，他會夾帶一些輕鬆活潑有趣的說詞，讓同學們聚精會神。

有如：德文「Zellöse」，意思是纖維質，他卻利用德文發音，說成中文的「賽路絲」小姐，以女性化解釋其義，使學生們能在笑聲中，輕易牢記該字的名及其作用。凡是課中難記的生化學名，他總會以別緻的言語，和有趣的故事，令學生便於熟記。

至今，若看到讀過的生化名詞，還會映現出梁教授的容顏，也對該名詞會心的一笑。

◎面帶笑容的生理學教授

人體生理學則是一位德籍的老教授，他若是微笑著走進教室，每個同學都會繃緊神經，像要發射的箭弦地緊張，因為他的笑容顯示著：「你們都準備好了嗎？」那這一節就是問答課，由他抽點同學站起答覆他的問題。若是答錯或答不出來，教授的笑容就消失了，那尷尬的滋味可真難受。

若老教授一本正經的進教室，那標準的德式莊嚴面孔站上講臺，學生們霎時心花怒放，彼此交互擠眼，心中響起：「安啦！」就連隨教授進室的助教，也面對芸芸眾生不禁莞爾。

◎嚴正的解剖實習課

「解剖學」一定要實際操作，才能真正確實認清人體的結構。

解剖大廳中，放著泡過「福馬林」濃烈藥味的二十多具「大體老師」。學生與指導老師，要待一整個下午作解剖實習。

我們學生俯在「大體老師」身上操刀，懷著虔敬的心，用解剖刀仔細的觀察人體皮下肌肉、血管、神經等實際結構情況，印證書本上或沉默教授手繪的圖解，實際操作，

加深記憶。

每個頭部以下，教授指定幾個解剖部位，以三人一組的學生操刀實習解剖，頭部太細緻，留最後由指導教授示範講解，故先用布蒙蓋。

正當在頸部解剖的女生，專心低頭操刀時，有調皮的男同學突然把蓋頭布拉開，這時女生嚇得驚叫逃開，解剖大廳內立刻響起一片得意的笑聲，引得指導教授大發雷霆，對兩方訓斥：「都是成年的大學生了，還這樣孩子氣！」接著訓話：「先解剖明瞭人體的正常結構，身為醫生的基礎知識，也是學醫科的基本歷程。這些大體老師以他們無私的捐贈身體，使我們得以探究人體的組織構造，供我們研究。我們該要以感謝的心看待，專注於探究，才能得以印證我們所學。」

聆聽指導教授的訓示後，全廳的玩忽氣氛，立刻轉換為安靜，各就各位，認真解剖，仔細探尋，專心研究人體的大廳。

十七、重逢

◎鐵皮屋宿舍

住在上海常熟路（舊名：善鐘路）一百弄堂內的私人住宅，宅院雖廣，仍不敵眾多學生住宿，校方在中央五層樓的兩旁花園內搭建臨時宿舍，女生寢室是一條長圓筒型鐵皮屋，室內溫度隨室外變換，冬冷夏熱，但住宿同學能體諒時艱，毫無怨言，待在這鐵皮屋裡，是權且安身之處。

鐵皮屋的兩邊鐵皮牆壁，每隔六尺就有四尺高六尺寬的大玻璃窗，可觀賞外景又光線充足，兩層床的前面各有一張供兩人自習的書桌。

◎重逢、憶兒時

天青氣爽的星期六下午，正在自習的我，忽有同學喊我說，有一名軍人外找。我望著窗外，校園的路上，一位身穿空軍軍服的英挺軍人，正茫然四處張望，認不出來訪者何人？滿懷疑惑，待相見道出姓名，原來是少年時在四川兒童保育院的玩伴，是當年常陪我一塊尋找、整理農具的矮胖子凌允慶，事隔多年不見，如今長得高大又一身美軍服裝的裝備，顯得英挺威武，不復見當年頑皮模樣。

分別有七年了，各自生活的變化，當年不知世事的兒童，在這長遠隔離時空裡，已分別在各自成長歲月裡，堅守自己的理想，努力奮鬥，開創自己的前途。經歷多方的磨

練，塑造成健壯的衛國軍人，使我驚訝又佩服。

憶兒時同遊玩時，汗流滿面的髒汗容顏，喜愛說笑、調皮的花樣又多，許多男童都愛和他玩在一起，他很愛炫耀他口袋裡裝滿了贏來的彈珠，表示他是最強的勝利者。也會常因與別童話不投機，就互相扭打起來，那時的種種頑皮模樣，全映現於眼前，與面前這樣一位空軍健兒形象大非昔比；今日重逢，不禁令我刮目相看。

◎情誼的深耕

兒時的情感，是一種酵素，重逢後，發揮了它的膨脹作用，促進了感情的增長，歡愉的情緒充滿心胸。別後各自的境遇，有說不完的故事。

上海三年在學期間，所有的週末及放假日，我倆的足跡，踏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及各風景遊覽地。

真誠的關懷，綿綿地軟語，如溫暖的春風，吹拂兩顆單純炙熱的心。相伴日久，終使友情昇華到難分難捨的愛情。

十八、上海學潮

◎上海市學生示威遊行

民國三十七年，國共內戰愈戰愈烈，戰火已蔓延全國，國軍節節敗退。淪於戰區邊緣的地區，人心惶惶終日，不知何去何從？何處是安全地？

也被戰亂衝擊的上海市，卻即時掀起龐大的學潮，向政府示威。

綿延數里長的學生隊伍，遊行示威於各主要街道，高喊著反內戰的口號，在漫長的學生隊伍中，此起彼落接續不斷地吶喊：「我們不要內戰！」響徹上海市的天空。

若見到武裝警察阻擋行進，就有人立即領頭呼喊：「警察好，警察妙；警察警察呱呱叫！」這一串變質的喊叫聲，從隊首傳到隊尾，相互接應，聽在警察耳裡，震軟了他們執槍的手臂，只好投以微笑，無奈的讓大隊通過。因此示威遊行隊伍一路通行無阻，各街道遊行完畢，精疲力盡，就和平落幕，學生解散回家。

◎南京請願

因戰事不安定的上海，數月後，學生又發起罷課示威活動。

大多數學生也不知向政府請願什麼，聽說是要求中央政府增加公費吧？也不知是「誰」下命令，要我們住在市區的醫學院學生，都要搬到江灣五角場的理學院去住！若是不去，多人異口同聲喊叫「妳是頑固份子……」等難以接受的字眼加諸身上，所以只有聽從。

我們住在理學院搬空桌椅的大教室裡打地舖，擠滿一室，很熱鬧又新鮮又好玩，罷課了，每天只有唱歌跳舞、聊天來打發不上課的時間，等待全上海各大專院校參加的學生到齊，再整隊伍，開去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

上海吳國楨市長，戴禮帽、握手杖、穿便服，溫文儒雅，輕車簡從的來到江灣同濟大學校本部及工學院，向聚集各校來的大專生，和善地好言相勸；但學生群起鼓譟，堅不接受勸導，有學生來取他的禮帽和手杖，使得誠意來訪的他，受辱而回。

次日，集結去南京請願的學生大隊，浩浩蕩蕩地排著整齊隊伍，還高呼口號向去火車站的大道挺進，欲乘火車前往南京中央政府請願：「停止內戰，增加公費！」

當隊伍走到江灣大道時，看到前方有武裝部隊，呈備戰陣式，步兵隊、砲兵隊、騎在戰馬上的騎兵隊，依行列式的陣式，橫排在大道上，靜候軍令。

這種威武作戰陣容，是為阻擋學生隊伍通行，經軍方向領隊者勸導，未發一槍一彈，就消解了學生請願的氣燄，撤退解散，各自回校。

我這模糊里糊塗地參與了不知何故的罷課學潮，也算是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戰亂時代裡，沒有缺席的一段插曲。

上海市處於戰亂的風雨飄搖中，人人惶惶終日，雖然恢復了上課，卻在課餘多了一個集體學跳歌舞的活動。

十九、隨軍撤退

◎內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政府收復了被日軍鐵蹄踐踏過的國土，逃亡在外的人們，歡欣地歸回瘡痍滿目的殘破家園，與離散的家人團聚。這舉國歡慶勝利的日子，僅只享有年餘的安寧，共軍就發動戰爭，在自己的國土上，中國人打中國人，爭奪政權，戰況的慘烈，不亞於對日抗戰。國軍剛收復的江山，未過二年，都已淪陷大半。

內戰的浴血戰場逐漸擴展，全國人民又落入戰爭的苦難中煎熬，在死亡線上掙扎。

家鄉將要淪為戰場的人們，又開始了逃亡潮。

◎ 跟隨軍隊撤退

上海轟轟烈烈的學運退潮後，內戰的烽火仍然不停地燃燒，蔓延全國，上海市已被戰火燒到眉睫之間，人人都預感到上海市的爭奪戰即將發生，極度的恐懼與不安，學校也無法正常上課，只得停課靜觀其變。

駐防在上海市郊大場鄉的空軍部隊，要撤退到臺灣，服役於該隊的男友凌兄，要我隨他一起走，將我以眷屬身份報准可搭乘該軍及軍眷的撤退船。

我未加考慮就匆忙離開學校，登上開往臺灣的艦艇，乘風破浪橫渡臺灣海峽，向臺灣航行。

承載數千人的艦艇，行駛途中，遭遇巨風，海浪滔天，偌大的艦身隨波濤起伏，一高一低上下搖擺搖盪中行駛，艙內睡臥的軍人和老少軍眷，都被搖得頭昏眼花，嘔吐不止，幾乎人手一杯或面盆的嘔吐穢物，腥臭熏天。船外風浪又大，不能走上甲板透透氣，艙內孩童的哭鬧及大人痛哭的呻吟，真令人心碎，也可忙苦了軍醫們累得汗水淋漓地滿艙來回急救。

歷經與惡浪搏鬥的船艦，四天後才抵達臺灣的基隆港。

◎ 軍眷的臨時住所

我們這一批扶老攜幼的人群中，有半百的長者，有牙牙學語的娃兒，也有哺乳的嬰孩，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少婦。軍方命撤退來臺的軍眷，安頓在新竹市東區樹林頭的軍用基地，暫且住宿在幾個大廠房裡。

每個廠房沿西邊牆打地鋪，由內排列到門口，相對中央空地是公共走道，大夥兒全在軍人大飯廳共餐。

軍眷來自全國各省，語言各異不易溝通；但同是天涯淪落人，能夠集聚一起共渡患難，大夥也就不分你我，彼此關懷照顧，和樂相處，成為沒有芥蒂、相互友愛的朋友。

◎ 暫居兵營

在這臨時棲息所生活了數天後，又分配到新竹市西區的兵營。這裡原是日軍統治臺灣時的軍隊營房，在兵營的廣場上有前後排列成數行，高於地面約三尺的基臺，每行基臺上都建有前後排背壁共用日式木造房屋，又每排用木板分隔成十間，前後排的門外，

均有四尺寬的走廊，每間房門口的基石邊，還有三尺寬的階梯通到地面；每間房內有一整面靠牆的壁櫥，深約三尺，進門處留下約八尺長的空間，用三尺寬八尺長的厚木板分隔為上下兩層。

軍眷四家合住一間，和我同住的三家人都有嬰孩，他們大大小小共同於地板中央打地鋪，我和凌兄分住在牆邊厚木板的上下層。這間就是我們四戶合住的家。

每排走廊上有頂簷，簷下靠壁就是各家廚房，吃飯時各種香味噴鼻，流涎不止。想起有一個少婦為讓木炭好起火燃燒，在炭爐下面的木板上，加上一點汽油，等了好久也沒有著火，她低下頭朝爐上察看，霎時，「轟」的一聲火焰帶濃煙衝上了她的臉，滿臉燻黑，像隻貓頭鷹，嚇得大家都以此為警惕，小心生火。

新居雖小又擁擠，總勝過數十家共住的大廠房，這也許有點「五十步笑百步」的自嘲；就因深知是逃難，實為在非常時期要有非常的想法。

軍方能安排數百人的軍眷，有了能暫時安全住所，已是盡力而為，大家都共體時艱，在國難時期沒有抱怨，共同度過苦難日子。

我們四個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相互照應，親如兄弟姐妹。當他們知道我是才離開學校的學生時，對我很尊重，更加愛護我，都稱呼我「陳小姐」，讓孩童喊我「孃

孃」，至今已呈祖母級的我，仍然「陳小姐」的改不了口。由這種稱謂語裡，總會喚起「同甘共苦」的淒苦回味。

◎返校

四家合住一間房的日子未及一月，忽然收到上海同學來電：「學校已復課，速回！」承蒙空軍大隊部隊批准我的申請，可乘搭空軍去上海的運輸機返校。

回到離開月餘的學校，又像是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已恢復正常上課，僅有少數教授及學生避難他方，我很興奮能回校上課。

上海市街上，也似乎恢復了平靜，還像往日流水般熙來攘往的人群，川流不息於街道，熱鬧如往昔，只是多了些難民、殘兵。

我深深體會到：「對曾失去過的，要更加珍惜！」我在上課聽講及課後的攻讀，極盡全力專心，不讓時間空空流走，把握分分秒秒汲取所學。

雖然學校遭遇到內戰的威脅，在如此不安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能勉強平靜地繼續讀了一學期，不為戰亂而浪費掉這數月的青春時光。尤其對我更覺珍貴。

二十、再次離校困住機場

◎戰亂中的上海市

從臺灣回上海復學，在校上課三個月後，戰事忽然緊急，上海市再一次受到影響，街道上難民越來越多，夾著敗退傷兵。當時流通的金元券價值瞬息萬變，銀行牌告一日數變，金子及銀元擠兌人潮塞滿各銀行。樣樣呈現出戰亂驚慌現象，民心惶恐不安，徬徨崎路不知何去何從？又能何為？

這慘烈內戰不停，及上海緊急慌亂情況，一直拖延至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初，上海市郊響起隆隆炮聲，戰爭已逼近上海，人人恐懼慌亂，扶老攜幼的逃難民眾成群結隊湧至尚未淪陷的城鎮，學校再也無法上課。

我在焦急中，見到了當時奉命守上海江灣機場的凌兄好友藍兄，他協助我向駐防長官申請，批准我以眷屬身分搭乘運輸機來臺。

我急回學校向平日關心我的醫學院院長梁博士拜別，記得是早晨七時左右，院長正在浴室刮鬍子，聽到我要去臺灣，非常高興，立刻洗去臉上肥皂泡，到書房寫了一封轉學介紹信，要我帶交給當時的臺大傅斯年校長，並一再叮囑：「一定要繼續把醫學院讀

到畢業。」梁院長與我同是河南人，平時每見到我，總是關心我的課業，他對我的關懷，令我終身難忘。

◎困居上海江灣機場

藍兄帶領我搬進江灣軍用機場，等待飛臺灣的空運機。飛機場裡清一色軍人，由於戰事緊急，運輸機頻繁載運換防的軍隊，無暇運送眷屬，於是暫留機場。並與軍人同住，在軍營的大寢室裡，與軍人同在大飯廳用餐。

機場飛機起降頻繁，每個人都顯得嚴肅而緊張，只我一人整天待在寢室裡，除了按時吃飯睡覺外，無所事事也無從得知上海與學校的情況。

藍兄竟於兩日後調臺灣，又託另一好友葉兄照顧我，葉兄也十分細心體貼，介紹我與其他軍中弟兄認識，他們也都能體諒我的處境，盡量讓我方便，使我可以安心在軍營中等回臺灣的飛機。

我在江灣機場，一等就等了半個月。

◎飛向臺灣

搭上最後一班自上海撤退的空運機，在機場外圍的高射炮轟擊中，運輸機技術高超的衝出，飛離了我生活三年的上海及接受栽培七年的同濟大學。

我從機窗俯瞰激戰中的大上海，心中祈禱：「別了，上海！別了，母校！但願你們在時代洪流中堅強地挺下去。」

飛機留戀地在上海市上空繞行一圈後，航向臺灣。平穩地進入臺灣海峽上空，我不再擔驚害怕，讓那些驚懼停留在記憶裡吧。我將展開新的生活。

◎鄭家民宅

飛機抵達位於臺灣西海岸邊的新竹軍用機場，早已候在機場等我的凌兄，接領我到機場附近一戶農家——他預先磋商好的鄭姓民宅借住。

鄭家宅院座落在機場周圍農田邊通往市區的道路旁。是標準的中國式庭院建築，對著庭院大門，正中是廳堂，左右兩排數間廂房，與大門口的圍牆銜接，庭院內有一座花

臺，花盆裡種植不同的觀賞植物，古色古香；院門外是一個大曬穀場。

我住右邊廂房中的一間，附有簡單浴廁的客房，很舒適、乾淨又方便。

◎鄭家情誼濃

鄭先生與他的雙親及美麗賢淑的妻子和當時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九歲兒子，同住在這棟偌大的宅院裡。

鄭先生在新竹市郵局服務，善良敦厚、待人親切，很有教養。平日在家不多話，是很威嚴的一家之主。

我與他初次見面閒談後，他憐惜我隻身來臺，尚在讀書的大學生，他除了讓我借住還堅持不收我房租。鄭先生很愛聽大陸上的風土人情及學校的故事。

他曾經說，對於高中畢業後不能讀大學是最氣憤的憾事。他說，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對想讀大學的臺籍學生有很嚴格的限制，除了醫學院，其它院系較難入讀。他為未能達成讀大學的心願，一直耿耿於懷。我猜想這也許是他鬱鬱寡歡的原因之一吧。

鄭太太很和靄，對我十分照顧，每日噓寒問暖外，還耐心教我做炊事與家事。而那九歲可愛男孩，總牽著媽媽的衣角，跟在身旁，仰著稚嫩的笑臉，若看到我倆因溝通不

良，又邊說邊帶表演猜彼此的意思時，就會充當翻譯。他當時才小學三年級，已會說會聽國語，成為我與他媽媽之間溝通的大功臣。

阿公年約七十，雖然很瘦但很硬朗強健，他經常穿著粗藍布農民裝，赤著腳、扛著鋤頭去田裡工作，且以此為樂。每當見到我時，總是一臉憨厚笑容，慈祥地招呼我，使我感受到如父親般的溫馨。

鄭家阿嬤更是可親可愛，她總急著想教會我閩南話，每天找時間拉著我，像教小孩兒般，不厭其煩地教、說帶糾正：「加甬（吃飯）、他冊（讀書）……」這情急老師和笨學生的滑稽畫面，總惹得不苟言笑的阿公呵呵大笑。

住在鄭家，蒙受鄭家全家真誠熱情的照顧，讓我有舒適又甜蜜的家庭生活，他們就像我最親愛家人，使我享有家的溫暖。

◎軍民一家親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與凌兄結婚。他也搬進這溫馨小窩，形成了「軍民一家親」的大家庭。原本寂靜的庭院，變成愉快熱鬧的樂園。

鄰居及孩童常來探望與遊玩，軍中夥伴們也把我們的家當作休閒時的快樂窩，經常來家中飲茶、聊天，把年輕人的率真、直爽毫不保留地自然發洩，就像在自己家一般的自由自在輕鬆，也享受到有「家」的安樂。

每當這群離鄉背井的年輕軍人來到，歡樂氣氛就會瀰漫全屋，使室內氣氛膨脹鲜活起來；他們像小孩般天真的耍寶、跳舞、唱歌、講笑話等等，那些怪模怪樣的頑皮樣，經常逗得阿公阿嬤張開已掉落大半牙齒的嘴巴，呵呵笑個不停，大家都陶醉在這歡樂的情趣中。

而身體尚健來去自如的阿嬤，總不忘趁機教幾句閩南話，她的活潑生動、表情十足，用心地教這群生龍活虎般的小夥子們，這群年輕軍人也很有興致地好學，更升起了阿嬤的熱誠，尤其當調皮的年輕人故意弄出各種奇形怪狀的嘴形，強調發音的學習樣子，個個使勁鼓著嘴變換唇形，互相觀看，笑不可抑，滿屋樂趣盎然。

善心的阿嬤，認為大家學會了閩南話，就沒有地區隔閡，彼此可以暢其所言。

在鄭家借住這段日子，感受到鄭家人對我們的慈祥與無私的愛，對我恩深義重，使我永難忘懷。

◎水井邊的老師

鄭家宅院及鄰近地區 有自來水的設置，所需飲用及洗濯用水，皆需依賴鄭家宅院右旁的一口水井，大約三尺直徑的水井口，其邊緣築有約二尺半高的水泥磚牆，沿牆周圍鋪設五尺寬的水泥地面，其外緣建有淺水溝，通至鄭家宅院大門外的路旁汙泥大水溝。一直在團體生活中長大的我，從未有在廚房烹飪的經驗。如今，我需自理烹調。我興沖沖的到井邊洗米。

水井旁很熱鬧，那是眾鄰居洗濯的聚集地。我也提水入鍋，怎麼洗了好多遍，米水仍然混濁？再用力搓揉，依然如此，急得我淚流不止。鄰居們奇怪問我為什麼邊洗米邊哭？我說：「這米總是洗不乾淨。」她們聽了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之後，這些鄰居太太們才知道我對家事一無所知，因此，教我如何洗米。尤其鄭太太常常教我煮飯、炒菜等烹飪的方法。

她們是一群指導我做家事的好老師，是善心又和藹的好鄰居，我和她們相處得很融洽且愉快。

◎逃生的鰲

憶起新婚新家庭的生活，新鮮事層出不窮，也豐富了許多生活上的新經驗。

有一天老公欣喜地買回一隻活鰲，他告訴我，把鰲放在有水的鍋中煮熟就可食了。於是，老公把鰲放在加滿了水的鍋內，蓋上鍋蓋，我打開汽油爐的開關，火焰剛燃起，未及一秒「砰咚」一聲，鰲與鍋一起翻落在地。剎時，鰲竟昂起頭來，迅速爬走！驚嚇得我不知道所措，老公也被驚呆了，回過神來，迅速拿起衣物，把熱醒了的鰲捉住，飛快地把牠丟入院門外的汙泥大溝渠。

鄰居聽到聲響，趕來詢問，徒呼負負，只見數條大漢踏入進黑汙的泥溝中尋找，摸索了很長一段的泥溝，終無所獲，那隻從死神手中脫逃的鰲已無影無蹤地逃之夭夭了。

◎飼養小鵝

悶熱的夏日黃昏，悠悠然的我正坐在院內乘涼，有一對淺黃色絨毛雛鵝，搖搖擺擺地走上我赤腳的足背臥睡，柔柔溫熱的感覺，好可愛的小東西，我不敢動腳，怕驚醒嚇跑了牠們。突然間我泛起了養鵝的念頭。

自住進鄭家後，兩個月來無所事事，無聊且落寞。次日，央人幫我買了一對雛鵝，

我就全心全意飼養鵝來。牠們成長地快速，令我驚喜又快樂，也成為我寂寥中的寄託。

三個月後，小鵝長成為成鵝，全身雪白，那扁長的嘴喙及腿足呈橘黃色，細細長長的脖子，靈活地帶領著小頭，上、下、左、右、前、後自由伸縮彎轉，長長地嘴巴呱呱叫起來，嘹亮震耳，走起路來，慢條斯理踱方步，那船樣的肥大身軀，張開兩旁扇樣寬大的翅膀，跑得快如飛。牠們悠游在池塘裡，雪白的羽毛，始終白淨可愛。

由於飼養鵝隻愉快的體驗，給我一個信念：「凡事有了決心，有目標，確實按照計劃實踐，心想事成，一定會成功。」

二十三、轉學夢碎

◎首次轉學——愚昧的等待

在鄭家安定住下後，得知先到臺北的同班好友熙的消息，我立刻趕去臺北，邀熙一同去拜見臺大傅斯年校長，呈交同濟大學醫院梁院長寫的介紹信，傅校長閱後很慈祥地告訴我：「現今逃來臺灣的學生太多，教育部頒令，須經轉學考試，才能插班註冊入學。」要我放心，好好準備考試。我就先回新竹，靜靜等待暑假的轉學考試日期。

等到八月底尚無消息，寫信問熙，沒想到她回說，信早已寄出。原來，收信地址她寫錯了，誤將「新竹北區」，寫成「竹北」，因此我沒能得知報考日期，而誤了考試。

我深痛焦急得立刻趕到臺北，再去拜見傅校長。他看見我就說：「妳怎麼沒有來報考呢？」他的關心，讓我好像見了親人一樣，熱淚狂流，向他泣訴未得知報考日期的緣由，他雖然也大表惋惜，但也只能勸我：「明年再考吧！」

辭別校長後，我又回新竹，要苦等一年啊！

◎二次轉學——粗心大意

次年，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我得知報考消息時，已是報名的最後一天。我馬上由新竹趕去臺北，至下午才到了臺大報名，必須繳交同式的兩張照片，隨即又趕到照相館補照，等匆忙報好名，天色已晚，也未詳看報名簡章說明，就回新竹。

待考試前半月，到臺北和熙一起去告訴傅校長，我們倆都報了名，他很欣慰又非常關心我們，他令秘書開車送我倆到臺大女生宿舍讓我倆暫住半個月，好專心在學校溫習功課，以應考試。

我深深感激傅校長，如此細心地善待後生晚輩，讓我見識到他能隨時隨地為人設想

的寬大胸懷。我敬佩他的偉大。

唯有時刻手不離書的埋頭苦讀，來回報傅校長的善意與希望。考試當天，先考國文，第二節是外文，給我倆的試卷是英文試卷，我起立問說：「我是考德文的呀？」監考老師解說，報名時須先填寫德文，才能有德文試卷，沒有註明，全以考英文為主。我無言以對，深自痛悔又羞愧的眼淚，簌簌地湧流在英文試卷上，幾至失聲痛哭，急急交出試卷走出試場去見校長，他很惋惜，雖覺我太粗心大意、又迷糊，也不便太多責備，再次溫和地鼓勵我說：「不要灰心，記取教訓，妳還年輕，明年再考也不遲。」

我處事太馬虎，不加思考及細心，失去求學的機會，又辜負了好心的校長，這深沉痛苦的內疚，啃蝕著我的心，日日月月都在悔恨中渡過。

◎三次轉學——求學的失敗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傅斯年校長驟然逝世的新聞，震撼得我像失了父母的孤兒，我禁不住地痛哭起來，他像父親般地給我照顧、給我安慰、給我鼓勵，是我復學最大的精神依靠啊！

次年的七月，臺大招考轉學生，我準備萬全地報了名，又順利通過「初試」，而且是由應考的五十六位醫學院轉學生中，僅只錄取了八位中的一位。

接獲初試錄取的通知，滿懷信心興奮地，趕去臺大參與複試。考試後，我開心地踏著輕快地步伐回新竹等候佳音，那是已經失學兩年後，又能重獲再有求學讀書的等待呀！

九月，學校都要開學了，錄取通知書，卻像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同學轉來消息，臺大醫學院轉學插班生，經初試考取的八名中，複試只錄取了兩名。我名落孫山！

這求學的失望，椎心的悲傷，已不能再向那很關心我的、竟已於這考試前半年驟然逝世的傅校長哭訴！這是命運嗎？

◎第四次轉學——錯誤的決定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臺大醫學院不招收插班生了，教育部頒布，來臺失學的醫學院學生，可報考國防醫學院插班生就讀。

我已輟學三年，要繼續讀書的夢想，似乎成了泡影，對已結婚的我，剛懷孕六個月餘，得此可復學的好消息，熱血沸騰，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趕到國防醫學院報名。

但填好報名單，完成報名手續後，坐在室內觀看環境，來來去去的盡是清一色穿軍服的男生，我低頭撫摸著大腹便便的肚子，羞澀之心，竟淹沒了求學之志，古舊思維的

我就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退出報名，黯然踱出想望讀書的學校大門。

◎第五次轉學——時機不巧無奈放棄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忽然收到教育部的公函，通知：「即日去國防醫學院，報考插班生！」我十分驚訝，插班轉學考試，不是都在暑期七月嗎？上天啊！再過六天，就是我第二個孩子的預產期呀！難道我真沒有再求學的命嗎？

想繼續讀書慾望的熱潮，雖仍然不減；但再堅強如鐵的意志、及再偌大的勇氣，也不敢於此時冒險，長途跋涉去臺北報考啊！

時機的不巧，唉！命運的拖弄！我只有放棄第五次轉學機會了！

◎第六次轉學——求學絕望

雖然失去了五次求學機會，我復學的意志仍堅如磐石，即使已是兩個孩子的熟齡媽媽，依舊熱切期望，完成醫學院的學業，實現濟世救人的理想。

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指令失學的醫學院學生，轉學插班報名的消息傳來，我決心摒棄一切障礙，任何事故都不能阻擋，我繼續求學、完成學業的宏願；精神煥發地奔去

臺北報名。

但是，沒想到晴天霹靂，心中燃燒著熊熊火焰，被無情的禁令澆熄，而且永遠不得復甦！教育部居然規定：「通知兩次都未去報考，失去轉學的資格。」

這殘酷打擊，使我永遠陷在失學深淵的苦痛煎熬中。這六次轉學的絕望，讓我徹底失學了！

轉學夢碎，失學之痛，痛徹心扉。如今已過了半世紀，回憶起這段轉學往事，依舊絞痛如昔。

為因立志學醫，刻苦用功讀書、歷經千辛萬苦，才進入的醫學院，卻因國內戰爭，被迫離校逃難，半途輟學，而墜入失學的深淵。

而今轉學挫折不斷，失學的劇痛撕裂著熱望的心；那年輕光彩、洋溢著活潑、明快青春旋律的日子，全都消失在等待轉學的幻境裡！年年做著轉學重讀的夢，次次的轉學失望，終於轉學夢碎。

二十四、空軍眷村

◎竹造眷村

新竹市西區三廠的廣大草坪上，新建了數十棟竹造房屋，分配給空軍第八大隊無眷舍的帶眷軍人居住，為竹造眷舍的空軍眷村。

這克難眷村是由數十位軍人，自願義務在有建造竹房經驗的技師帶領指導下，不到一年功夫完工的克難眷村。

用竹子建造的房屋，從屋頂及四周牆壁，皆用大型竹桿剖成兩半，削去竹內橫結，兩內面互相扣合，一正一反的排列連結成竹屋屋頂及牆壁的外層，中層用泥摻加稻草填平其凹凸面，如同牆壁之肌肉層，內層（室內）塗以白粉。竹屋表層有遮風避雨的功能，雨水絕不敢停滯，即刻順長溝流走。

每棟竹屋內部，用磚牆分隔為前後兩排，每排又隔成八個間格，完成了每棟有左、右、前、後共用的十六個房間。房間的外牆上有一門一窗，門前方約三公尺處，各建有完全以竹子建造不擋風可避雨的廚房，房內體積約高九尺、長七尺、寬四尺，留有一窗及可供進出的門。

每兩棟（前後四排）共有一間男女分開的竹屋廁所，及一個自來水公用約五尺深長方形的大蓄水池，水池露出地面，上築有高二尺、長八尺、寬五尺的水泥磚牆，上覆有鐵板蓋以維護清潔；水池四周鋪有三尺寬的水泥地面，是前後四排兩棟住戶取用水洗濯什物的集散地。

◎遷住眷村

民國四十年冬月，竹屋建造完工，我們拜辭了鄭先生家人，離別了鄭家宅院，遷住於竹屋中的一間，編為眷村的一戶。

每戶門前都有空曠草地，各自用竹籬圍成私人院落，可做稱為有獨門獨院的竹子房眷村。

我家位在眷村外緣兩排中的一間，門前空地較大，我將竹籬內園地，闢為花園，種植了各季花卉，平時除讀書外，種花消磨時光。每當我佇立於園中欣賞，就會陶醉於這些姍紫嫣紅、花開花落的景致中，悠然忘我，怡情悅性的意境，自遣情懷。

冬去春來，夏別秋返，年復一年，八個新春的年輕歲月，都流逝在這竹房眷村裡。

◎眷村寫實

落戶於竹房眷村的軍人，皆係同屬空軍第八大隊，軍眷也因緣聚會，相交相識，像一個大家庭。

我家院門前大路旁的蓄水池周圍，從早到晚來此取水及洗濯衣物的人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來自於不同省籍，語言各異的軍眷，會聚於池邊，各自用鄉語交互學習，笑話百出，這水池邊是個充滿歡樂氣氛的聚會所，久而久之也自然形成眷村各路消息傳播總站。

我家隔壁的張太太，是一位最優秀的播報員，她短小精悍，做事俐落，剪短的髮型很有精神，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人非常專注，薄薄的嘴唇話多不累；幾乎全村的人都認識，眷村裡裡外外大小瑣事，在她的新聞資料裡，都點滴不漏，實在令人佩服。她到處採訪的精神，尤饒興味的是每件事發生的彌細始末，她都可以說得口沫橫飛，興致勃勃，興會淋漓。

她因見識廣，閱歷多，可加強她能說善道的本領；我是何其有幸，能夠近水樓臺先得月，因為住在她的隔壁，任何消息我總是首先得知。

有一個沒有月亮的夏晚，我聽到院外不遠處，人聲鼎沸，好像有人在爭吵打架；次晨張太太得意洋洋地向我述說：「昨晚我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情，看到我最討厭的劉太太正在與廖太太打架，趁天黑不容易辨認，眾多勸架人拉扯之時，我就裝作拉架人走近劉太太，狠狠地捶打了她幾拳，洩了心頭之恨，當劉太太大喊著：『是誰在打我？』我就抽回拳頭，偷笑著鑽入黑壓壓的人群裡。」她邊笑邊說又生動地表演給我看，我哪敢勸導她的不是，只能附和著微笑，以免掃去她樂極的興致。

◎眷村摯友

冰肌玉骨的林太太，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婦，與我住同一排，她是一位非常知禮、溫柔又愛助人的年輕女孩。她遇見鄰居，總是有禮貌地給予微笑打招呼，遇到調皮、行為不檢的孩童，她總是和善親切的教導，看到骯髒的幼童，在我門前水池旁幫他洗乾淨後，牽他回家。她的行為舉止，很使我敬愛與欽佩，我倆相識後，相談甚歡，志趣相投，友情增濃，她是我遷住眷村後一位很談得來的真誠摯友。

她是位意志堅強的人，當她讀初中將要畢業時，認識一位英俊帥氣的空軍軍人，純真少女初戀情懷，對他迷戀癡狂。但她出身新竹閩南望族，家人對於她所愛的這位底細不明的外省軍人，不同意他們交往，雖受著家人強烈的反對與阻擋，與他暗暗戀愛了數

個寒暑隔離歲月，及至長大成標梅之年後，不惜與家庭決裂、斷絕關係，在婦聯會的調解下，終於締結為一對令人稱羨的鴛鴦；這俊男美女新婚後不久，也住進克難眷村，與我為鄰。

她雖然是富家小姐出身，卻能安貧樂道。她品德優良，和軍眷一樣能吃苦耐勞，學習力又強，她還有位婆婆，她待婆至孝，不多言，對鄰居總是笑臉相迎，頗受鄰舍們的喜愛，與其他鄰居和睦相處，很得人緣。

我與近鄰的她聲氣相投，彼此尊重，互信互愛，是君子之交的知心好友。

◎與鄰友共伙

搬住眷村的第六年，有部分軍人要到南部受訓兩年，留下太太單挑家務事。

山東籍的楊太太住我家後排的邊間，每晨把搪盜痰盂內便溺的汗物，去公共廁所傾倒後，順便在我門前大蓄水池旁清洗完，就將它置放於我家院籬門旁，來和我聊天，習以為常。

每次她來時，皆是我與三個孩子正在早餐，禮當請一同便飯，邊吃邊聊天，非常歡樂。

一天，她提議她母女倆人來我家搭伙。她說：「反正你每日必煮三餐，多兩人只是

多加一些食材而已，也不會太麻煩。」我礙於她一再嬉皮笑臉、邊抱邊哄親暱的撒嬌，不得不答允。也許是一件助人的事吧，我總是當做在幫助她，解決炊事的煩惱。

每日三餐食材的籌備與燒煮，及五人餐後的清理，全由我一人負責，三個月後，我忙累得實在撐不下去了，但我還是隱忍著免傷友情。

隔壁張太太早已明眼洞悉我的痛苦，十分不屑她的作風，口傳耳語，吹進楊太太的耳中，她也看到我每日為三餐忙碌辛苦的情況，驚覺不能再依賴下去，才開口說不能再來共伙；這句話我已等了好長的時日，終於脫下了重擔，也免再苦熬下去，雖好開心，但不能喜形於色。就這樣我們仍然維持著良好的鄰居友誼。

二十五、飼養家禽

眷村裡有來自不同籍貫的軍眷，除了語言、風俗習慣各異外，也有多種專長的人才。自童年就在團體生活的我，對處理家務事，是十分無知的新鮮人，住進這人才濟濟的眷村裡，真是如魚得水，快樂活躍地悠遊於這豐富多彩的學習環境中。

鄰舍們都有飼養不同的家禽，既能給家人補充營養，又可添加家庭經濟的效益。

◎ 飼養北京鴨

想起我住在鄭家宅院時，有飼養鵝隻的經驗，就去買兩隻北京鴨，心想與鵝應屬同類，飼養方法我可是駕輕就熟的。

三個月後，就把也是淺黃色絨毛的小鴨，餵養成像船形的肥大身體；牠的頸及腿比鵝的頸、腿短小，全身雪白的羽毛，也配著橘黃色的扁長嘴及短短的腿，寬大有蹼的腳，頭頂著肥大的紅色肉冠，非常耀眼美麗。牠們在我的花園裡休憩、玩耍，花朵上有彩色蝴蝶飛舞，使得這繽紛的花園更加生趣與美觀。

經我細心飼養的小鴨生長為成鴨後，每日清晨花園裡都散放了兩個大又白的鴨蛋，從不間歇，於是撿拾鴨蛋，是我天天旭日東升之前的第一件事。

鴨蛋是我家蛋白質營養品的供應者，日積月累數目過多，鄰居們都爭買去，吃不完多餘的蛋換成錢，對家庭經濟不無小補，這代價是給辛勞的我雙重的回饋。

◎ 飼養來亨雞

聽眾人說，來亨洋雞也是每日一個蛋的生產量。

我也就學著買來十八個來亨雞蛋，及一隻肥大會孵卵的土老母雞作為代母，十八個

蛋放在老母雞暖烘烘的腹下，牠似乎很得意，就安臥在放蛋的雞窩裡，享受孵小雞的樂趣；牠每天除了出窩二、三次覓食喝水外，日夜都安靜地坐臥在蛋上閉目養神。

經二十天後，小雞個個爭先恐後破殼而出，老母雞張開翅膀，擁抱護佑著這一堆像絨毛球樣的雛雞，當小雞兒「吱、吱」的叫不停時，牠就帶領小雞離窩、遊樂與教啄食。

我看到窩裡尚有一未破殼的蛋，迅即把它用軟布包好，放在我胸前衣內代母雞暖孵，免得蛋內的胎雞受寒，等母雞回窩時，再又放於牠腹下，如此細心照顧兩天後，這隻小雞啄破蛋殼。啊！十八個蛋變成十八隻小雞，我得意這完滿的成果。

土母雞帶領的十八隻小洋雞，迅速成長為純白的來亨雞群，我用細長竹桿搭建一個長方形高四尺、長五尺、寬三尺上覆以蓋的大雞籠，下面用竹桿以半寸間格排成的底板，座落在花園中的一角，做為雞群的生活園地，雞籠架高一尺的下面，便於清掃穢物。

白鵝鵝的成雞中，有著大摺疊的鮮紅色雞冠，又高又壯的是公雞，共有七隻，後被來到村裡的雞販收購去，而剩下的十一隻來亨母雞，一天一個蛋，從不間歇，蛋數的累積，讓我打從心底快樂，它不僅是提供我全家人的營養，也直接幫助了家庭的經濟。

飼養來亨雞帶給我辛勞的報酬率很可觀，但不及一年，雞蛋的生產量逐漸減少，只得逐隻淘汰，進入肚腹，這也是牠們的剩餘價值。

◎飼養洋雞、洛島紅及澳洲黑種雞

眷村裡聰明能幹的人多多，能想出各種克服困難的方法。當時，飼養洋雞盛行；據說名為「洛島紅、澳洲黑」的洋雞，生長快速，三、四個月就長得又肥又壯，重量每隻可達四、五斤，鄰居們就風起雲湧地飼養起洋雞來，以補助家庭財務。

我家現有靜空了的大雞籠，也隨俗購買了這兩種洋雞，共有十多隻來飼養。四個月後，我的大雞籠，被養大後的雞隻擠滿，深咖啡色的「洛島紅」及黑亮發光的「澳洲黑」，在籠中擠來擠去，兩種色彩也映來影去，實令人驚豔。

每日清晨報時的高大公雞，「喔、喔」啼叫聲，此起彼落響徹全村，喚起村民養成聞雞啼早起工作的習慣，村民們都很勤儉務實。

當然，飼養牠們豐富了菜餚，營養了身體，充實了家庭經濟；也證實了刻苦耐勞、有恆心、有毅力，就能達到願望的成功。

◎飼養火雞

民國四十九年秋，先生受訓結業，調職臺中，我隨夫搬遷至臺中水湳機場旁新建的眷村。

雖是新建，兩戶之間的牆壁是採用稻草加竹籬的材質，戶與戶之間還可透過牆壁上的漏空相互通訊息，隔壁人家的作息均可相聞，每戶有一間臥室一個客廳一間廚房，兩戶之中共用一個院落，村子中間建有一個分間有門、男女分開的大公共廁所，每戶有自來水。

這個只有五十戶的小眷村，每一家客廳大門就面對著空軍機場的圍牆，後門隔著一條寬水溝與農家稻田相望。

我遷入這名叫「復華新村」的眷村後，首先將後門水溝的雜草清除，發現這水溝平日水流極少，因此用磚塊在水溝中央疊排出二尺寬的流水溝道，成為兩邊各有一公尺寬的平原，爽潔美觀。左右鄰居很讚賞，也都照樣改造了髒亂的後院。

朋友送了我兩隻剛孵出的小火雞，我又學會了火雞飼養法。火雞怕蚊咬，我做了一個蚊帳，罩在雞籠上。飼料用豆腐、蛋黃及蔥葉混拌餵食。牠們成長快速，三個月就長到七斤多、有特別細長的頸和腿，大紅多重皺摺的雞冠比頭耀眼。

牠們在水溝的兩岸活動，踱著極慢的步伐，不時會「咕、咕、咕」的高聲大叫，聲浪遠播。

當時是民國五十年，沒有冰箱，我宰殺了七斤重的大火雞，無法儲存，火雞肉厚又

多，我分請左鄰右舍共嚐火雞滋味，同樂樂，也增厚了同村的情誼。

有了飼養火雞的成功經驗，又激起再養火雞的衝動意念。去買了七隻小火雞，依經驗用貴族方式飼養，牠們也快速的成長，七隻高大的火雞，每天在水溝兩岸的平地上踱步、遊樂。有一天，我忽然聽到火雞全體的急叫聲，急忙跑近去看，兩隻田鼠正咬著已倒在地上火雞的腿，往稻田裡拖拉。

我這才發現，火雞似乎少了一隻，就趕到快成熟的稻田裡查看，赫然發現有一隻火雞殘骸。

此時正逢聖誕節前一週，我洞察到稻田的秘密及田鼠的行為後，正好有來村裡收購火雞的雞販，就將剩下的火雞賣掉四隻，留下一隻與鄰居家共享了一頓聖誕火雞大餐。

二十六、輔導教育

我這一生雖然沒有完成做醫師的志願，也做了數年的老師，不過我雖非國家教師檢定合格的老師，在那個尋求安定、白手起家的年代裡，也是桃李不少。

自稱為教師的我，是在正規學校教育外，從事輔助教育的工作，以幫助學生學習。

◎親職教育——從零歲開始

民國四十一年，當我懷孕時，閱讀了《零歲教育》這本書，我學到了一些專家的理論：「幼兒在三歲以前的腦細胞，是吸取各方面知識最旺盛的發育期，對培育與教養是很重要的訓練時機。」

因此，第一個女兒出生後，就用這個方法來試驗。

不論嬰兒醒時、吃奶或玩玩具，我隨時播放著輕柔溫雅有節奏的輕音樂。每晚睡覺前，講故事伴她入眠。一歲多時，隨女兒的興趣及新鮮感教她認方塊字，當她三歲時已能自己看童話書了。五歲讀幼稚園時，提早考上了新竹師範附小一年級；在大女兒三年級時，她已將學校圖書館的幼兒童話書看完大半。隨後因遷居臺中，轉學至臺中女師附小，每學期都是滿分的數學成績，非常亮麗。初中考入第一志願的臺中女中，因成績優異而獲直升中女高中部。畢業後進入臺大醫學院時，還收到高中畢業時的獎學金。

以後次第出生的四個女兒，我皆依循這零歲教育法來教導，因而每位孩子的智慧啟蒙，都有很好的開始。

二十多年後，我繼續依相同的方式來教導孫輩，長大後也都是學校的資優生。因此，我確認從零歲開始教育，是奠定一個人智庫的基礎，因為嬰幼兒的腦細胞，是栽植智慧

的根苗，有顯著的啟發效益。

◎私立文會補習班

民國五十一年時，認識一位開設補習班的班主任，他請我去他開設的「私立文會補習班」擔任代、數學的教師。當時補習班的學生，學經歷參差不一，有高中落榜者、有初中在校生等，他們的目的都期待加強數學。

其中有一位初中在校生最令我感動，輕聲要求我：「老師，妳可不可以早來十分鐘教我，因為我頭腦卡笨。」我感於他虛心求學的誠懇，就每次提早十分鐘為他個別指導。

在補習班教代、數學，學生及劉主任給我的嘉許，是我開心的回憶。

◎自設數學補習班

當時交通極為不便，我每天要趕搭公車往返補習班，耗在等公車的時間太多，下課後回到家往往已過十一點，在文會補習班教了一年後，考慮再三，辭去了教職，在家安心教導自己的女兒功課。

後來，一位眷村同鄉請我幫忙指導他唸初中的兒子代數，我指導他的次晚，家門口

突然聚集了十多位同齡的眷村初中生，要求我幫他們一起補習代數。經過家長們的請託，我在家中小小客廳裡，掛起了一張中型黑板，十幾位學生擠在三張書桌前，開始了我擁擠的代數補習班生活。

上課兩週後，陸續要求加入的學生越來越多，只好在眷村旁覓得一間小屋，充做教室，正式開啟代數補習班。

眷村的孩子精明又調皮，記得一位高中落第的學生，第一天來上課，就先考我一題代數方程式，我在黑板上一步一階的寫明算式，並詳加解說後，他居然豎起大拇指誇讚說：「很棒嘛！」從此，他就對我心服，還另外帶來幾位同學進入補習班。

在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以前，尚未實施國民九年義務教育，初、高中都必須經考試入學。於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也會要求補習數學。因此，我將補習班分為兩班，星期一、三、五小學數學班，星期二、四、六初中代數班，使眷村想繼續讀書的子弟，有課外補習的機會。故而，我意外的對於眷村子弟求學奉獻了一己之力，讓子弟們有多一些機會考取好的學校，也是我與家長們共同的期望。

這間簡陋的、沒有名字的補習班，讚揚的聲譽卻傳遍水滸機場周圍的眷村。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班

民國五十三年，考取了臺中空軍第二供應區部軍僱人員，工作期間，臺中水滴空軍機場設置了「隨營補習教育班」兩班，一為高中班，專為服役而未在學的高中程度青年軍人而設，以高中各主科目課程為主，以便退役後可報考大學繼續學業。另一為初中班，則是為空軍機械學校士官班服役學生而設，課程以初中的國文、英文、理化及博物等科目。

高中班以臺中區各空軍部隊服役的空軍軍人為招收對象。來報名上課的軍人很多，皆為想繼續學業的青年。

也許是我的學經歷，長官令我教導初中班的博物學及高中班的生物學。

開始上課時，看到大教室內坐滿了精神抖擻又雄健的空軍軍人，我真夠緊張，但我極力鎮定，盡心把課文詳解。並使枯燥無味的生物學，例如將單細胞生物構造、組織及其種種運籌的生命現象，如何巧妙的演化到多細胞生物體的歷程，用假擬人物有趣的通俗故事，引起學生們的好奇，使學生對生物學產生了興趣。

他們凝神諦聽我的講課，課堂上鴉雀無聲，這種專一的景象融解了我的膽怯，漸漸我就輕鬆自然地講課了。

讓課文故事化的演繹下去，引起興趣，希望活化了的課文，能帶給他們深切的瞭解又能增強記憶。

十五分鐘的下課休息時間，一批學生擁到講臺周圍，像一群大孩子般爭取提問，我感受到我的講課，有挑起共鳴的效應，也會有些生活上問題，像閒話家常似的熟稔。上課日子久了，下課的空檔，我們像熟諳的朋友聚會聊天，這十五分鐘的感情，就這樣建立了我和這些年輕軍人互信的橋樑及濃濃的友誼。以致他們退伍後，有機會來臺中時，順便也會到家中拜訪我這位擔任過他們隨營補習班的教官。

◎家庭教師

忙碌地生活了三年，白天上班、晚上補習班上課，家中又有五個孩子要照顧的日子。我的一位六年級補習學生家長——他是家私立醫院的院長，與我商議，請我白天在他醫院藥房工作，晚上另請我當他三個孩子的家教老師。

我一直未忘懷我的醫師夢，如今我可在醫院藥房工作，並且給我較軍僱員高的薪資，便應允了他的邀約。遂結束了補習班，也辭去了軍僱職，改行成為藥劑生及家教師兩份工作生涯。

家教實際是很艱巨的重責任務，要學生課業成績優良，也須注意學生的行為及習慣，若學生成績未達水準，我這個家教老師也會覺得不好意思。以上我所經的各式輔助教導的教育工作，總感覺零歲教育最優，是啟發智慧的基礎。

後記

夕陽的晚霞，光彩輝煌，令人陶醉，使我醒悟，暮年的我，如能讓老年的晚暮時光，也能放射出光采的晚霞，我又決定了一個嶄新的開始，隨即向著新目標前進。

現已九十二歲的我，再拿起這本回憶錄，再經歷一遍成長事跡：有困苦、有努力、有奮鬥、讓我再次振奮起精神，我還健康，而且我對各種學習用心不懈怠，有堅強的毅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又感受到漸漸增強的記憶力，丟棄那鬱鬱不樂的暮景心情。我深信，堅定不休地專心努力學習，終會尋求到晚霞的光輝，讓光芒呈現出來。

評審評語

九十二歲的老人，參加寫作班的研習，以小時以迄壯年的生涯為背景，敘述大時代下一個小人物的自我追尋和成長。從〈一、嬰兒的奇蹟〉開始，我讀到一個驚心的開始，一路精彩艱苦的人生歲月，每一個階段都有迷人的故事。作者一直未忘懷醫師的大夢，最終雖未達成，但這一勵志特別教人感動。（劉克襄）

得獎感言

得知我寫的〈晚霞〉文章得獎，使我歡欣又興奮！我一直想把我一生所經歷的重要事跡記錄下來，因為我的經歷是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成長，我想寫下來，我克服苦難、奮鬥的過程，希望能鼓勵年輕人不畏艱難、勇往直前，只要立定正確志向，總會「有志者事竟成」。

得了獎，也給我萬分鼓勵，我會更努力於寫作，我雖然老了，已經九十二歲，但心志雄大仍不停地想寫下去，寫我的回憶、寫有趣的事。這是我的夢想！